

新 中 學 文 庫  
古 今 人 名 書 牘 選

鄭 紀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本讀充補文國學中

集 一 第

選 牘 書 人 名 今 古

註 選 紀 鄭

行 發 館 書 印 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84826)

中學國文補充  
讀本第一集  
古今名人書牘選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選註者 鄭 紀

發行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 商務印書館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

## 導言

「書信」古代只叫做「書」。春秋左氏傳文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成七年「巫臣自晉遺二子（子重子反）書。」襄二十四年（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這三個「書」字，就是後來所謂書信。禮記檀弓也有「滕成公之喪，使子服敬叔弔，進書」一段話。梁劉勰的文心雕龍書記篇內說得好：「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這便是書信最恰當的定義。

紙相傳是漢代蔡倫所發明製造的。在這以前，通常用木片和竹片。一塊木片或竹片，寫不了多少字，就把繩子穿起來，聯做一串，這就叫做「札」和「箋」。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新疆方面搜集得不少這類的東西，近人羅振玉向外國攝來漢晉人書簡的影片，編了一本書，叫做流沙墜簡，都可以讓我們看到我們祖宗寫信的工具的原形。

書信的名稱頗為繁多。有的叫做「書牘」，有的叫做「書簡」，有的叫做「書札」，有的叫做

「尺牘」有的叫做「箋啓」。說文解字片部：「牘，書版也。」木部：「札，牒也。」竹部：「箋，表識書也。」釋名釋書契：「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急就篇顏注：「牘，木簡也。」爾雅釋器疏：「簡，竹簡也。」古未有紙，載文於簡，謂之簡札。這可見書牘等等名稱，都不過就所用的工具而得名。「啓」的應用，原和章奏相同。文心雕龍奏啓：「啓者，開也。……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時稱山公啓事。」可見「啓」是臣下對君上用的，到了後來，也就一般通用了。「尺牘」之名，始於西漢。史記倉公傳贊：「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漢書陳遵傳：「瞻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爲榮。」後來卻把他當作小簡的專稱。

\*

\*

\*

\*

人事日繁，書牘的需要，也就日甚一日。我國最古的書牘，要數到周秦之間。文心雕龍書記：「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掣辭，多被翰墨矣。」這可見春秋時

代，書牘的應用，已極頻繁。那時各國爭霸，常修聘問之禮，所謂「行人之官」，便要長於「辭令」的人去充任。「辭令」是要微婉而合於「詩教」的，無論騰於口舌，或者寫在簡牘上面，都是一樣的道理。所以孔子說：「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當時國際間的往還，都極重視此事。這種體裁，既然出於春秋行人的「辭令」，所以對於交際方面，是最要緊不過的。他的訣竅，既貴明決，又要婉轉，好比純綿裏針，軟中自有力量。我們讀過左傳上面的呂相絕秦書，就可曉得那種軟硬兼施，辭鋒何等利害了。

戰國縱橫策士，獻書畫策，雖然不免誇張，有時候還要顛倒是非，可是那種銳利的辭鋒，剖析利害，曲盡情理，到很值得研究。從這以後，筆和紙逐漸發明，作書牘的工具愈完備，書牘的應用也就日盛一日，文人學士，就有以此擅名的了。建安才子，如陳琳、阮瑀、應璩這一班人，都因善爲書記，爲當代要人所敬重。後漢書禰衡傳：「（禰衡爲黃祖）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魏文帝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可見當時重視書牘的一班。

魏晉之間，俗尚玄談，一班閥閱子弟，更注意於應對的漂亮，所謂「王謝家風」，影響於社會風

尙，非凡之大。加上當時的士大夫，都很講究書法，篆隸行草，極其簡便美觀。鍾繇、王羲之都是產生在這個時代。因爲書法的精妙，和吐屬的雋雅，應用在書牘上面，何等悅目！這一時期的書牘，無論短短的幾行，或長篇大幅，完全美術化了！這時期比較重要的長篇作品，大半收在昭明文選裏。

六朝人的書牘，就美的立場來講，可說是好極了！只因駢偶過多，不免有「文浮於質」的毛病，對於人生方面，沒有多大的補益。這種風氣，是從建安文人開始，一直到了隋唐之際，還很流行。唐代韓愈、柳宗元一班人，拿「古文」相號召，所有書牘，也跟着化駢偶爲單行，比較六朝，完全變了模樣。從這以後，書牘就分「駢」「散」兩體。大抵陳說事理的多用散文，敷衍應酬，或是褒揚贊美，如慶賀答謝一類，需要冠冕堂皇的，則以駢體爲宜。我們打開宋人的集子來看，不管他是什麼古文家，如王安石、蘇軾之流，都有「四六」箋啓，這可見書牘的體裁，要看應用如何，纔能把他決定。

宋人尺牘，最膾炙人口的，要算蘇軾和黃庭堅兩家。這是屬於小簡一類的，後來影響於明人最大。明人也是講究書法的，所以對於尺牘方面，儘多清雋的作品。世行明賢書牘和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之類，也都有一讀的價值。就普通應用方面來講，尺牘小簡，佔了相當地位。我們如果能夠把魏

晉以來，下迄宋明諸家的小簡，彙集起來。做寫信的模範，再抽點功夫。學學他們的書法，那就不愁書信寫的不漂亮了！

現在且談談編輯這本小冊子的宗旨和目的。這裏面所包涵的作品，是詳於近代而略於古代的，是注重內容的充實，而不很注重形式的美麗的。是希望讀者瞭解些做人、辦事、立身、處世的道理，和研究學術的態度及門徑的。是希望讀者把這裏面所有的人物，當做自己的師友，把他們所說的話，拿來身體力行的。是希望讀者無論要想做個學術家或者政治家，都要拿扶衰拯溺的精神來做出發點，以求有益於社會民生的。所以對於內容不很充實，以及頹廢放誕，不切人生的作品，雖然十分漂亮，也只好暫從「割愛」了。

真實的學問，要從經驗中得來。把許多經驗豐富的人所說的話，來做我們青年人的圭臬，給我們以立身處世的道理，我想這並不能說是什麼迂闊之見吧！

本書所收的作者，除了曹丕、曹植、韓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純粹是個文人或詩人外，——曹丕



雖然做了皇帝，可是除了文學的成就外，對於政治上並沒有什麼表現。——其餘的如馬援、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王守仁、張居正、曾國藩、胡林翼、曾紀澤等，都是些抱負非凡，而且在事功方面，都有過實際表現的。朱熹、陸九淵、顧炎武，是學術史上最權威的學者。這般人所說的話，都是從學識經驗上得來，而且多是把一個「誠」字做出發點的，我們因為先要瞭解書牘的禮裁，有駢文和古文兩大派，所以把曹丕、曹植、盧諶、劉琨的作品，來代表前一派，韓愈、柳宗元的作品，來代表後一派。元白二人，雖然除了詩的成就外，也並不見得有什麼表現，可是他們對於詩的見解，是和其他詩人專門「嘲風雪，弄花草」，或者堆砌故實，一味幹「雕蟲小技」的把戲的，完全站在相反的地位。他們對於文學的主張，也是要間接有補於社會民生的。所以特地把他們兩個論詩的信，收在這裏。我們看了這兩封信，可見他們從事詩歌的動機，完全是出於「悲憫」的熱誠，而以喚醒羣衆，起來改革社會現狀爲主旨的。居易說：「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這種從事文學的態度，是值得我們景仰而效法的！此外論詩的作品，有朱熹的答陳體仁、陸九淵的與程帥。論文的作品，有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曾國藩的復陳右銘太守、復吳南屏。雖然只是幾篇短短的書牘，也就很夠表現一般

學者和古文家，對於詩和散文的見解了。

宋代的政治家，司馬光和王安石，完全站在反對的地位。司馬光是比較守舊的，王安石是極力主張變法的，雖然政見不同，可是他們的出發點，都是站在「福國利民」四個字上面，所以兩人往復辯論，態度是光明磊落的。安石新法的是非功罪，我們在這裏姑且不去管他，可是制度雖好，如果運用不得法，或者推動這部機器的不得其人，那麼他的結果，恰恰會和先前的希望相反。我們且把司馬光給安石的一封長信，細讀一遍，就可以看出新法失敗的原因了。他說：

又說：  
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與王介甫書

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與王介甫書

這是何等透澈誠懇的說話！一個人平日有抱負，有學識，有主張，而且抱着大公無私的態度，要幹就幹，一切浮言非議，本無所用其顧恤。可是過於「剛愎自用」，有時就難免為左右一班小鬼所包圍，弄得福國轉以病民，良法變為弊政。古今多少大事，都壞在這班諂諛逢迎的小鬼手裏！「君子愛人以德，」我們讀了這一段話，應該怎樣佩服司馬光這種對朋友的誠懇態度和處在領導地位的人，應付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朱熹和陸九淵，在宋代的思想界，也是站在相反的地位。在他們的集子裏，往復辯難的書信，尤其不少。他們所爭的是真理而不是意氣，是學術是非之公，而不是權利地位之私，這精神也是極可敬佩的。可惜多數是涉及哲學範圍的話，不是一般人能夠判斷是非的。所以編者只把他們教人怎樣做人，怎樣治學，怎樣辦事的短篇書信，選了一些。放在這小冊子裏。他那嚴正的態度和篤實淺近的道理，已經夠做我們的模範了。

王守仁是明代一位明體達用的儒者。他的學說，主張「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他的思想淵源，是從陸九淵來的。他在當時所表現的事功，在歷史上，是很顯赫的。誰說「書生無用」，「儒者只

會「坐而論道」呢？現在的日本人，還是很崇拜他的，明治維新，據說都是受了他的學說的影響。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不值得做我們的典型麼？這裏所擇的幾篇書牘，多是有關於論學和處事的。他斤斤於勸人「立志」他說：

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寄張世

文

這和陸九淵鼓勵學者向上的志願，說「有志，有勇，有立」，是同樣的苦口婆心。現在的青年往往看輕自己。對症發藥，這類淺近的話，也是值得「書紳」的。

張居正是明代一位獨裁的宰相。他那勇於負責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態度，在他的書牘裏面，充分表出。他是主張「奉公守法」不務姑息的。他說：

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答應

天巡撫宋陽山書

又說：

自僕受事以來，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首議論，覈名實，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憎於醜婦，然審時度勢，政固宜爾。——與李太僕漸庵論治體書

這是何等「斬釘截鐵」的話！他又說：

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者。——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又說：

薦賢本以爲國，非欲市德於人。——答張巡撫濂濱言士稱知己

好一個做領袖的態度！

曾國藩和胡林翼，我想是大家都知道。他們都是文士出身，他們的得力所在，是拿道家的精神，法家的手段，來達到儒家的目的，而特別注意於人才的消長和精誠的感召。國藩說：

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

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復彭麗生

又說：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與江岷樵左季高

林翼說：

夫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我之分量，窮極夫天下古今，則必有天下之才應之。——致嚴渭春觀察

又說：

居今日而圖治，必以痛掃書差積弊爲先著，除莠安良爲中權至計，而非用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復棗陽縣賀月樵

這都是「真知灼見」，而且由救國救民的熱忱發出的一套語。近人蔡鍔曾把他們兩位所寫的書

牘和日記裏面所有關於政治軍事的話，摘出編做一書，叫做曾胡治兵語錄，現在都把他當做精神訓練的寶典，可見曾胡書牘的重要了。

曾紀澤是國藩的長子，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他父親的人格感化。在清代末年，和薛福成先後到過外國做出使大臣。在那時候，號稱最爲瞭解國際形勢的人物。我們看了他的書信，便會感覺到近百年來國是日非的緣由，和國土日蹙的悲憤。他在那時還說：

弟愚以爲辦洋務，并非別有奧窔，遇事仍宜以吾華之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爲威力所詘，理有不足，則見機退讓，不自恃中華上國，而欺凌遠人。——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又對法謀安南，他說：

法越之事，雖強鄰蓄意已久，然實由吾華示弱太甚，醞釀而成。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機，我誠危矣，彼亦未嘗不危。若我能堅持不讓之心，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此彼之所甚

畏也。——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這些話，正是積弱民族的興奮劑！

\* \* \* \* \*

現在把本編所收的重要作者，大約都介紹過了。書牘是和對方表示自己的意見，或者發抒情緒傳給對方的。一個人的意見，究竟是不是正確，要靠他平日的學識、修養和經驗來判斷。編者把這一二十位學識精到、修養淳深、經驗豐富的名人，介紹給青年們，做個「益友」，希望多多接受這班「益友」的善言，藉作做人做事的參鏡。而且歷史是前進的，時代愈近，所說的話，對於我們也愈密切。所以本編所收的作者，比較偏重近代。然而舉一漏萬，在所不免。希望讀者們「觸類而長之」，更加身體力行，或者這一本小冊子也有「受用不盡」的所在，這便是編者所引為欣幸的。

編者 三十六年二月十日



# 目次

馬 援

答盧湛書

誠兄子嚴敎書

韓 愈

曹 丕

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吳質書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曹 植

上張僕射書

與楊德祖書

柳宗元

盧 湛

與李翰林建書

贈劉琨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

劉 琨

元 稹

敘詩寄樂天書

白居易

與元九書

范仲淹

與晏尙書

與中舍

司馬光

與范景仁書

答劉蒙書

答孔文仲司戶書

與王介甫書

答景仁書

王安石

答司馬諫議書

答錢公輔學士書

蘇軾

答秦太虛書

答黃魯直書

答言上人

朱熹

與皇甫帥書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

答陸子靜

與陳同甫

答陳體仁

上晉溪司馬

與張伯信

寄揚邃庵閣老

陸九淵

寄何燕泉

與程帥

寄張世文

與曾宅之

張居正

與倪九成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與黃循中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與蔡公辯

與李太僕漸庵論治體書

與朱子淵

答憲長周友山書

王守仁

答湖廣巡撫朱謹吾辭建亭

與黃宗賢

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與陸元靜

答張巡撫濂濱言士稱知己

顧炎武

與三姪書

與人書

與人書

與人書

曾國藩

復陳右銘太守

復吳南屏

復胡潤之

復彭麗生

與江岷樵左季高

與沈幼丹

復鄧寅階

復李雨亭

胡林翼

致嚴渭春觀察

致兩司

致周笠西

致李希葦

復棗陽縣賀月樵

與余會亭

曾紀澤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代李伯相答彭孝廉

答友人

薛福成

答友人論禁洋烟書

目次

五

# 古今名人書牘選

馬援

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初依隗囂，後歸光武。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征交趾。平之，立銅柱以表功。武陵五溪蠻反，援復將兵討之。時年已八十餘，嘗謂賓客曰：「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又言：「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後果卒於軍，封新息侯。事詳後漢書本傳。

## 誠兄子嚴敦書(二)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縵，申父母之戒。(三)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敦厚周慎，(三)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四)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五)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六)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一)授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授在交趾，貽書誡之，後有訟杜保者，引授書爲證，卽此篇也。梁松素與保往來，幾得罪，以是怨授，授沒於軍，松遂構成其罪。(二)施衿結縵，以嫁女時情事喻也。衿，交衽也。縵，悅也。父母送女出閨，親爲施衿而結縵，申之訓戒也。(三)龍伯高，名述，京兆人，時爲山都長。(四)杜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五)敦，修正也。今或作飭。鶩，俗名天鵝。鶩，音木，野鴨也。(六)切齒，懷恨也。

# 曹丕

字子桓，沛國譙人，操長子。操卒，嗣爲丞相，魏王。漢建安末，廢獻帝爲山陽公，篡漢，國號魏，都洛陽，改元黃初。性好文學，博問強識，以著述爲務。即位後，吳與蜀亦相繼稱帝，凡兩伐吳，皆無功。在位六年崩，諡文，事詳三國志。

## 與吳質書（二）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二）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三）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四）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五）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六）觀其姓名，已爲鬼錄，（七）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八)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九)可謂彬彬君子者矣。(一〇)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拭淚。(一一)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一二)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一三)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一四)仲尼覆醢於子路。(一五)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一六)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一七)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一八)東望於邑。(一九)裁書敘心，不白。

(一)吳質字季重，南皮人，時爲元城令。(二)行且也。復去聲。(三)毛詩幽風東山：「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四)徐幹字偉長，陳琳字孔璋，應瑒字德璉，劉楨字公幹。黃初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書中及之。(五)已分猶言分所當得也。分，去聲。(六)撰，選定也。都，總也。通也。(七)鬼錄，猶云鬼之名錄。(八)護，愛惜也。鮮去聲，少也。(九)箕山，許由隱居之處。(一〇)論語：「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一一)投音吻，拭也。(一二)遒勁也。(一三)元瑜，阮瑀字。仲宣，王粲字。續，繼也。言仲宣最少，續彼衆賢，自善於辭賦也。(一四)伯牙，鍾期，皆楚人。呂氏春秋：「子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一五)禮記檀弓上：「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近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醢音海，肉醬也。(一六)三句見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更平聲，經歷也。(一七)古詩：「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一八)不同否。(一九)於邑，氣逆結不下也。楚辭：「氣於邑而不可止。」通作嗚咽。

## 曹植

字子建，操第三子。十歲，善屬文，任性而行，不事雕飾。晚封陳王，卒諡曰思。植文才富豔，謝靈運嘗言：「天下文章只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有曹子建集。事詳三國志本傳。

## 與楊德祖書(一)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一)孔璋鷹揚於河朔，(二)偉長擅名於青土，(四)公幹振藻於海隅，(五)德璉發跡於此魏，(六)足下高視於上京，(七)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八)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九)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一〇)頓八紘以掩之，(一一)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二)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一三)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

畏後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一四）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一五）使僕潤飾之，（一六）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一七）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一八）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一九）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二〇）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捩利病。（二一）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二二）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二三）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二四）豈可同哉？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二五）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二六）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二七）猶稱「壯夫不爲」也。（二八）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

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二九）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特惠子之知我也。（三〇）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一）楊德祖名修，弘農人，好學有俊才。自曹丕以下，皆與交好。（二）仲宣曾投劉表，流寓荊州，故云漢南。（三）孔璋在冀州，依袁紹，故云河朔。鷹揚言威武奮揚如鷹也。毛詩：「維師尙父，時維鷹揚。」（四）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五）公幹東平寧陽人，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六）德璉南頓人，近許都，故云此魏。（七）德祖爲太尉彪之子，夙居上京。（八）高誘淮南子注：「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九）韓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一〇）吾王謂操也。崔實本論：「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一一）淮南子：「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頓安置也。（一二）軒，竊也。（一三）司馬長卿名相如，漢賦家。（一四）譏，彈糾舉其短也。（一五）丁，敬禮名廣，沛郡人。（一六）潤，飾，猶言修改。論語：「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一七）尼父，孔子也。（一八）游夏，孔門弟子。史記：「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一九）戰國策：「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爾雅：「美女爲媛。」（二〇）龍泉，劍名。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大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雁。」（二一）劉季緒名修，表子。訶呼歌切，大言也。倚居綺切。音以偏引也。據之石切，音炙。拾取也。（二二）文選注引魯連子：「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皆晉，紫，毀也。稷，齊城門名。

(二三) 藿、音齒。藿、菘、皆香草。呂氏春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二四) 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墨子有非樂篇。(二五) 往，猶送也。相與，猶言相贈。(二六) 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擊轍，野人之歌也。(二七) 揚子雲，名雄，蜀郡人。執戟，謂侍衛之臣。通典：「凡郎官皆當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以待衛，故亦通稱侍郎。」(二八) 揚子法言：「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二九) 要，平聲。期待也。皓，首白頭也。(三〇) 惠子爲莊子之友，借以喻修。

## 盧 諶

字子諒，欽從孫，范陽涿人。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尙武帝女榮陽公主，後從段匹磾。事詳晉書本傳。

## 贈劉琨書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一)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二)卷異蓮子，愚殊甯生。(三)匠者時眇，不免臞賓。(四)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於今五稔。(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六)大雅舍弘，量苞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七)與運籌之謀，(八)廁譙私之歡，(九)綢繆之旨，有同骨肉，(一〇)其爲知己，古人罔喻。昔聶政殉嚴遂之願，荆軻慕燕丹之義，(一一)意氣之間，靡軀不悔。(一二)雖微達節，謂之可庶。(一三)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以之。(一四)

事與願違，當忝外役。(一五)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

(一六)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歔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一七)感存念亡，觸物眷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八)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懣。(一九)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據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二〇)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遠離之意，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二一)謹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謹死罪死罪。

(一) 謹父志與琨相善。琨爲并州刺史，辟謹爲從事中郎。謹後爲連州牧段匹碑別駕，以書與琨，琨答之，均膝以詩。見文選。

(二) 從事中郎，晉代官名，司空僚屬也。(三) 莊子山木篇：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晉灼漢書注：「資，材量也，謂己所當得也。」分，去聲。(三) 論語子曰：「蘧伯玉，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又曰：「寧武子，邦無道則愚。」(四) 文選注：「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時，在鴈之善鳴，故不免隳質也。」騷同饌。(五) 文選注：「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清，尊之也。」稔，日飲切，音衽，穀熟也，穀一熟爲一年。(六) 諛，明謂才猷克著也。尙書：「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序云：「候人，刺近小人也。」(七) 款，眷猶言誠愛，昵近也。(八) 與去聲，同預。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九) 廁，置身其間也。毛詩：「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一〇) 綉，纏



綿也。晉書盧諶傳：「琨妻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地，故有綢繆骨肉云云。」（一一）再政爲嚴遂刺韓相俠累，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皆戰國時人，詳史記刺客列傳。（一二）靡，猶言粉骨碎身也。靡爛也，古通糜。（一三）微無也。左傳：「聖達節，次守節。」（一四）夷險，文選注：「喻治亂也。」己左傳注：「猶決竟也。」（一五）役，謂別駕也。對琨言，故謂之外。忝，叨竊之意。（一六）淮南子：「揚子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一七）先情，謂諶父也。今遇琨也。（一八）二句見易繫辭。（一九）狼，衆也。憑，憤也。（二〇）肆展也。（二一）咸池，黃帝之樂，夜光，陪侯之珠。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鄭玄云：「魚目亂真珠。」二句皆尊琨而自謙之語。

# 劉琨

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爲晉司空，後爲段匹磾所害，事詳晉書。

## 答盧諶書

琨頓首。損書及詩，(一)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二)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

昔在少壯，未嘗檢括，(三)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四)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轉張，(五)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六)其可得乎？

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七)天下之寶，

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悵耳！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八)昔騷驪倚軻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九)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一〇)今君遇之矣，勸之而已。

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一一)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一)損書謂貶損地位，以書見及謙辭也。(二)董仲舒對策：「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三)檢法度也。括約束也。(四)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阮籍也。莊子有齊物論。答書：「阮籍放誕，不拘禮教。」曠疎曠也。(五)軻，張騷驪輪，張由切。(六)疾，恥印切，音趁，病也。一丸謂藥丸一類也。(七)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中，獻之於王，王以爲誑，刖其左足，再獻而刖其右足；後理其璞而得寶，遂名曰和氏之璧。郢爲春秋楚地名，其匠石能運斤如風，見莊子；此即指玉人而言。又淮南子注：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銜夜光之珠以報。(八)嗣宗，阮籍字。(九)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騷驪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軻，轅也。良，王良也。王良無遇騷之事，因伯樂而連言之。(一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一一)稱指謂稱量其意旨也。稱去聲。

# 韓愈

字退之，昌黎人，擢進士第，張建封辟爲府推官，遷監察御史。元和中，復爲博士，累官刑部侍郎，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愈文章宏深奧衍，佐佑六經，卓然成一家言，爲世師法。有昌黎先生集。事詳唐書本傳。

## 與鄂州柳中丞書(一)

淮右殘孽(二) 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三) 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四) 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五) 不聞有一人援桴鼓(六) 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

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七) 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八) 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九) 雖古名

將何以加於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一〇）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

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一一）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一）鄂州，今湖北武昌縣地。柳中丞名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自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觀察使。（二）淮，右即淮西，今河南汝南縣。殘孽指吳元濟也。時元濟尙爲淮西節度。（三）難去聲，詰難也。（四）頡頏，上下也。毛詩邶風燕燕：「燕燕于飛，頡頏之頡之。」（五）屬連接也。（六）桴與抱同，音孚，擊鼓杖也。（七）鞠告也。毛詩小雅采芣：「征人伐鼓，陳師鞠旅。」（八）二州，鄂州安州也。（九）蹠，音提，馬足踢人也。公綽所乘馬，嘗蹠死兵士，命殺馬祭之。（一〇）中去聲。（一一）左傳：「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言居下風而聞君言，謙辭也。

##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二）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二)蚊蚋蟻蟲之聚，感凶豎响濡飲食之惠，(三)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四)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猛虎之士，畏懦蹇踣，(五)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念，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恐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

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將形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六)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

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

形跡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七)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五千。閣下以爲何如？倘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八)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一)柳公綽爲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即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每戰輒克，事見唐書。(二)比，去聲近也。三州申州光州蔡州也。(三)凶豎謂吳元濟。以其年幼，故云。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响，況于切，又去聲。(四)洛，今河南洛陽縣，汝，今河南梁縣，襄，今湖北襄陽縣，荆，今湖北荊門縣，許，今河南許昌縣，穎，今安徽阜陽縣，淮，今江蘇淮安縣，江，今江西德化縣。(五)羆，音踰，獸名，似虎而五爪。蹙，音縮，縮步不進貌。(六)故所失地。謂往時所失地也。(七)諳，委諳悉曲折也。(八)裴中丞名度。是時憲宗遣度視淮諸軍。

## 上張僕射書(一)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二)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

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

凡執事之擇於愈者，(三)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四)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



主待之以禮如此！而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而已。」則未也。伏維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一)張僕射名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於徐。(二)牒，音蝶，官文書也。(三)執事，謂供使令之人也。左傳：「使下臣犒執事。」今與人書不敢直指其人，則稱執事，敬詞也。(四)彊，上聲，勉強也。

#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爲文卓偉精緻，第進士，中博學弘詞，拜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爲文益進，世號柳柳州。韓愈謂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云有柳先生集。事詳唐書文藝傳。

## 與李翰林建書(一)

杓直足下：州傳遞至。(二)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三)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跼然喜。」(四)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五)及致藥餌，喜復何言！

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六)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七)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八)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喜。

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九)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一〇)仰空視

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蝨，（二一）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二二）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  
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二三）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  
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  
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二四）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

僕癡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癡殘頑鄙，（二五）不死幸甚。苟爲堯  
人，（二六）不必立事程功，惟欲爲量移官，（二七）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  
以共力役，（二八）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  
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  
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一九）

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二〇）僕豈敢以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  
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各有書，（二一）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

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一) 李建字杓直，孟弟。杓音標。(二) 傳遞，驛站傳遞文書者也。傳，遂院切。(三) 夢得，即劉禹錫，中山人，累官集賢直學士。(四) 莊周言三句，見莊子徐無鬼篇。蓬蘽，草名。登音登，足聲也。(五) 比去聲。(六) 痞，並履切，音圮，慢性脾臟腫大病也。(七) 檳榔，木名，產於熱地，用以入藥，爲消導品。餘甘，橄欖之別名，生嶺南。(八) 髒，音俾，股也。痺，音昇，痿痺也。(九) 永州，今湖南零陵縣。楚，今湖南湖北之地。越，指廣東。(一〇) 蝮，虺音福灰，俱毒蛇名。(一一) 射工，蟲名。博物志：「射工蟲，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沙蟲，亦蟲名。博雅：「沙蟲，蠅蠖也。雨後晨昏時，人踐沙，則必著人，細如毛髮，刺人便入皮裏，能耗人血液，亦毒蟲。」(一二) 中去聲。瘡，音消，癢瘡也。(一三) 圜，士獄城也。(一四) 愴，愴失意貌。理世猶治世也。(一五) 痿，音隆，罷病也。(一六) 堯人，唐堯治下之人，猶言盛世之民也。(一七) 唐代人臣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安置，謂之量移。(一八) 共平聲，同供。(一九) 羸虛爲切，音纍，瘡也。國語：「民之羸餒。」飴，逸其切，音怡，餚之屬，今亦謂之糖漿。毛詩：「萋茶如飴。」(二〇) 常州本地名，當時往往以地名其人，不著姓，無考。照虛羽切，恩惠相加也。(二二) 蕭思謙名俊，官翰林。

## 答韋中立論師道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

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一)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二)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三)僕往聞庸蜀之南，(四)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五)數州之犬，皆倉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六)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七)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嗷嗷早暮拂吾耳？(八)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逾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九)獨欠爲人師耳！

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一〇)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一一)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一二)「某子冠畢，」

應之者咸慙然。(二三)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二四)「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二五)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諛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爲炳炳烺烺。(二六)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我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二七)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二八)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二九)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

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求以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二〇)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二一)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二二)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一)炊不暇熱，言不安也。即莊子言：「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意。挈，挈與汲汲同音，借用字。(二)數入聲，屢也。(三)屈子，即屈原。二句見楚辭。(四)庸，古庸國地，今湖南太庸縣，蜀今四川成都。(五)越，同粵，即嶺南地。(六)以，同已。(七)度，入聲，揣量也。街，穴絹切，音縣，誇耀也。(八)拂，符勿切，違逆也。(九)憤，音潰，心亂也。望外，猶言意外，齒，舌，猶言譏議。(一〇)冠去聲，童子加冠也。古者二十而冠。(一一)造，詣也。(一二)薦，同搢，手持也。笏，即手版，古禮朝見時所執者。卿士官名。(一三)憊，茫然自失貌。憊，音武。(一四)怫然不悅也。卻，退也。(一五)恢恢寬大貌。(一六)炳炳烺烺，有聲色之貌。(一七)掉弄也，剽，撈要切，漂去聲，急也，輕也。(一八)弛音矢，鬆懈也。(一九)偃蹇，天橋也，沿用為傲慢之意。(二〇)書，詩、禮、春秋、易，即五經。(二一)穀梁，春秋三傳之一。孟荀，孟子、荀子也。莊老，莊子、老子也。國語，左邱明所著，離騷，屈原所著。太史，即司馬遷所著史記，亦稱太史公書。(二二)亟去聲，數也。

## 元 稹

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初，對策制舉科第一，拜左拾遺，旋官監察御史，遇事敢言，謫江陵參軍。長慶中，由監軍崔潭峻進稹歌詞，擢知制誥，未幾入相，裴度屢劾之，遂俱罷，後官武昌節度使，卒。稹爲詩務歸平易，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號「元和體」。有元氏長慶集。事詳唐書本傳。

### 敘詩寄樂天書(一)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二)時貞元十年已後。(三)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四)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闡節將。(五)動十餘年不許朝覲。(六)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七)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邑將某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爲帥。」名爲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倖，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



固几閣，(八)甚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九)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一〇)水陸腴沃，(一一)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之。(一二)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墮，(一三)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恆。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一四)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一五)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

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一六)吟翫激烈，卽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一七)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座，(一八)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一九)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

不數年，與詩人湯巨源友善，(二〇)日課爲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閒暇，間則有作。識足下時，有

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躬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弃，（二二）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閒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

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二三）僻好僕詩章，謂爲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爲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隱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二四）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爲題。（二四）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髻，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恠豔，因爲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有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二五）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篋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

亦有說：

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二六)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遇，未遭可爲之事，性與不惠，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二七)授通之初，(二八)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過半，(二九)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獍、蛇、虺之患，(三〇)小有蝮、蝮、浮塵、蜘蛛、蝻、蜂之類，(三一)皆能鑽嚼肌膚，使人瘡痂。夏多陰露，秋爲痢瘡。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夫何以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復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事之驗耶？(三二)但恐一旦與急食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己之誚，是用悉所爲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弈樗塞之戲，(三三)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爲，不又愈於格弈樗塞之戲乎？

昨行巴南道中，(三四)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爲，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爲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爲，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

寫爲古諷之一，移諸左右。

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三五)病癩不就。今在閑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病，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一)樂天，白居易也。(二)聲，病四聲，八病也。其說始於沈約，後世言詩者宗之。(三)貞，元德宗年號。(四)理，務治理政務也。(五)闔，苦穆切，音悃，國門也。史記：「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後因謂將兵者曰闔寄，節將謂秉節鉞之將帥也。(六)朝，覲諸侯北面而見天子也。(七)略，驛同，絡繹，往來不絕也。(八)省，寺，皆官署名，如尙書省、中書省、太常寺、鴻臚寺之類。符篆，官府印信也。固，凡闔謂自然閑置几案間也。(九)進，奉以財物貢獻於天子也。(一〇)侯，句謂侯服，句服近畿之地也。王畿之外，每五百里爲一區，畫而有侯，句綏、要、荒之五等，謂之五服。(一一)腴，沃肥美之田產也。(一二)稱，去聲，相等也。(一三)禁，省天子及宰臣所居之地。繕，完，猶修葺也。隳，墜，猶破敗也。隳，徒回切。(一四)宮，闕，宮中小門也。闕，音撻。(一五)駭，我駭切，癡也。(一六)陳，子昂，射洪人，有感遇詩，極爲世所推重。(一七)鄭，京兆，鄭姓之曾官京兆者。外諸翁，外家之長輩也。(一八)祕，書少監，唐代官名。(一九)沈，宋沈佳期，宋之間也。爲律詩之祖。(二〇)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貞元進士。(二一)謹，弃，謂謹責棄逐也。弃，同棄。(二二)江，陵，今縣名，屬湖北，原爲荊州地。明府，太守牧令之稱。(二三)伉儷，謂夫婦也。左傳疏：「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偶。」(二四)晉，潘岳有悼亡詩，見昭明文選。(二五)元，和唐憲宗年號。(二六)立德，立事，立言，謂之三不朽，是左傳立事，即立功也。(二七)冒，憲冒犯憲法也。(二八)通，州名，今江蘇南通縣。(二九)墊，底念切，音店，溺也。札，音祭，天死也。(三〇)獮，暮額切，音陌。

爾雅：「獯，白豹。」（三一）螟，音莫，蟲名，似蚋而小，色黑，齧人甚毒。蚋，汝衛切，音丙，形略似蜂。蝮，音格，蚺蜥也。（三二）京，蓋謂京師，在天子輦轂之下也。須待也。（三三）格，弈，樗，塞，皆賭博之名。格，格五也。弈，碁也。樗，樗蒲也。塞，博塞也。（三四）巴，南，今四川地。（三五）吹噓，謂吐納修鍊之術也。

## 白居易

字樂天，下邳人。貞元中，擢進士拔萃。元和初，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後對殿中，論執強鯁，貶江州司馬，尋遷杭州刺史。文宗立，轉刑部侍郎。二李黨事興，居易恥緣黨人升，乃移病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進馮翊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卒諡文。居易工詩，平易近人，老嫗都解。有白氏長慶集。事詳唐書本傳。

## 與元九書（一）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二）至于今，凡枉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敍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旣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三）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回，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潯陽（四）除盥櫛食寢外（五）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六十六軸，開卷

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旣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

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六）天之文，三光首之，（七）地之文，五材首之，（八）人之文，六經首之。（九）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一〇）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奏愛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一一）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一二）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一三）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泊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一四）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詔成之風動，敎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刳矣。（一五）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

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二六）彷徨抑鬱，不可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二七）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歎矣。

晉宋已遠，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二八）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二九）江鮑之流，（三〇）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三一）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矣！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三二）「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三三）「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三四）「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三五）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三六）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粼有感興詩十五首。（二七）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



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觀楊格律，(二八)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開)安石壕瀟關吏廬子關花門之章，(二九)「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三〇)亦不過十三四。杜尙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  
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三一)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三二)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警警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三三)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

家貧多故，二十方從鄉試。(三四)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

人言，多詢時務，每讀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三五）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愛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

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三六）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而脉脉（三七）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沾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謗（三八）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三九）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四〇）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苦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四一）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痛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

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中時，朝無總麻之親（四二）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四三）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四四）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四五）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四六）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四七）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四八）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迹窮（四九）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迹剝

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五〇）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五一）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數月來，檢討囊裘中（五二）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與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五三）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五四）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五五）爲冥鴻（五六）寂兮寥兮（五七）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

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權，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五八）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

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五九）無以加於此焉，又非

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鼎，（六〇）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六一）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歎息矣！

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尙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一）元九元稹派行第九。唐人多以派行相稱。（二）江陵縣名，卽荊州。（三）容陳猶言空閒，陳同隙。（四）潯陽，唐江州地，今

江西九江縣。時居易貶官江州司馬，故云俟罪。(五)盥固玩切，音貫，又上聲。以盤水沃洗曰盥。櫛，齒髮切，理髮也。(六)三才，天地人也。見易繫辭傳。(七)三光，日月星也。見白虎通。(八)五材，金、木、水、火、土也。見左傳。(九)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也。(一〇)六義，風、雅、頌、比、興也。見詩大序。五音，宮、商、角、徵、羽也。亦謂之五聲。(一一)理治也。(一二)尙書益稷。舉陶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一三)尙書孔傳：「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內，作五子之歌。」(一四)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一五)缺同缺。荆，吳桓切，削也。(一六)蘇，李漢蘇武、李陵也。鍾嶸詩品：「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楚辭漁父：「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一七)蘇武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所云：「雙鳧一雁」當卽本此。香草以比君子，惡鳥以喻小人，並見離騷。(一八)宋謝靈運封康樂公，詩多模山範水之作。(一九)淵明，晉陶潛也。世稱田園詩人之祖。(二〇)江鮑，江淹、鮑照皆齊梁間詩人。(二一)梁鴻，字伯鸞，嘗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鮑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詳後漢書。(二二)毛詩，邶風，北風，刺虐也。其詩云：「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二三)毛詩小雅鹿鳴之什，采薇，遣戍役也。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雨去聲，降落也。(二四)小雅鹿鳴之什，常棣，燕兄弟也。其詩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常同棠。(二五)周南，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其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二六)餘霞，二句謝朓詩，離花二句鮑照詩。(二七)全唐詩有鮑防而無鮑勳，亦不見感興詩，或已散佚矣。(二八)觀縷，委曲也。觀，盧訛切。(二九)各詩皆見杜工部集，新開安之開字，當係衍文。(三〇)二句見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三一)唐制，應舉者謂之

舉進士，試畢放榜合格者曰成進士，凡試於禮部者，皆謂之進士也。(三二) 甄陟伊切，音氏。近骨之皮面，久受壓迫而生之硬塊也。(三三) 管音孽，過且也，暫見也。眸子，眼珠也。(三四) 科舉之制，各省集士不試於省城，謂之鄉試。(三五) 翰林爲內廷供奉之官。(三六) 籍籍，誼語也。(三七) 脈脈，含情欲吐貌。(三八) 許吉，諷切，音揭。發人陰私曰訕。訕音山，毀謗也。又去聲，義同。(三九) 牛僧孺與李宗閔相結，懷私昵黨，排斥所憎，權震天下，時稱牛李。(四〇) 舊唐書：「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詩歌，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聞者莫不泣下。故世稱唐衢善哭。」韓愈與居易，皆嘗以詩贈之。(四一) 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四二) 總麻，麻布之細者，喪服之輕者用之。總音思。(四三) 冕旒，禮冠之最尊者。天子之冕，十有二旒。(四四) 賦，判謂所作賦及判斷公文也。準的，猶言模範。(四五) 愿音悅，慚(四六) 姆，同聘。(四七) 漢南，漢水以南地。(四八) 淵雲，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皆漢代文學家。(四九) 迪音屯，難行不進貌。(五〇) 孟浩然，襄陽人，盛唐詩家。一命始受上命爲官也。周制，任官自一命於至九命。(五一)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張籍字文昌，烏江人。二人並工詩，爲韓愈所推重。協律，太祝皆官名。(五二) 麥音秩，與帙同，書函也。(五三) 武德，唐高宗年號。元和，唐憲宗年號。(五四) 周易「雲從龍」，莊子：「鷦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注：「扶搖，風名。」(五五) 列女傳：陶答子化陶三年，名譽不興。其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五六) 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五七) 句見老子。(五八) 章蘇州名應物，長安京兆人，嘗官蘇州刺史。(五九) 瞻鸞鶴，謂騎鸞鶴而上昇遊蓬瀛，謂遊於蓬萊瀛洲諸神山之上，皆仙人所爲也。(六〇) 軒貴人所乘之車，鼎貴家所用以盛食物者也。(六一) 左轉，亦稱左遷，貶官也。



## 范仲淹

字希文，吳縣人。舉祥符進士，晏殊薦爲秘閣校理。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氣節，自仲淹倡之。元昊反，以龍圖閣直學士副夏竦經略陝西，守邊數年，號令嚴明，愛撫士卒，羌人呼爲龍圖老子。夏人亦相戒不敢犯其境。曰：「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旋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裁削倖濫，考察官吏，爲德侔者所不悅，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徙青州，卒諡文正。當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范文正公全集。事詳宋史本傳。

## 與晏尙書（一）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穎淮而下，越茲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二）回首大毫（三）忽數千里！日思奏記，負於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四）日以增重。

某罪有餘責，尙叨一麾（五）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六）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

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歛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衢江濁，歛江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巖子陵之釣石，（七）方干之隱茅。（八）又羣峯西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誰，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九）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旣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旦移去。

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

重！  
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巖，伏增戰慄。尚遠門下，伏惟尊崇爲國自重！

（一）晏，尚書名殊，字同叔，臨川人，有珠玉詞傳世。（二）桐廬，郡名，即今浙江桐廬縣。（三）大毫，毫音薄，今縣名屬安徽省。（四）赫赫盛貌。詩小雅：「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五）一麾，言乘旌麾出爲太守也。顏延年爲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六）論語：「博我以文，約之以禮。」（七）巖子陵，名光，餘姚人，少與漢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變姓名隱居於富春山，後人名其垂釣處曰巖陵瀨。（八）方干，字雄飛，新定人，唐代詩家。（九）岱，泰山，嵩，嵩山也。

## 與中舍(一)

某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十九日，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喫粥數匙，并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壻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着脾胃，復可喫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疏？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寬心將息將息，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

(一)中舍官名，中書舍人之簡稱也。古人喜稱官階，如張祠部、關都官之類皆是。

## 司馬光

字君實，夏縣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卽了其大旨。寶元初進士，歷同知諫院。神宗時爲御史中丞，以議王安石新法不合，罷去。居洛十五年，絕口不論時事。哲宗初，起爲門下侍郎，拜尙書左僕射，悉去新法之爲民害者。在相位八月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以居涑水鄉，世稱涑水先生。著有范文正公集、資治通鑑等。事詳宋史本傳。

## 與范景仁書（一）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竊者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爲景仁道之：

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污。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竊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去也，人不爲之感，嘿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皦然暴

於天下，(二)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

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旣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旣用矣，而功業不自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光再拜。

(一)范景仁名鎮，華陽人，舉進士第一。仁宗時知諫院。後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致仕。哲宗即位，起爲端明殿學士，固辭不拜。累封蜀郡公。鎮生平與光相得甚歡，議論如出一口，詳宋史本傳。(二)噉，吉曉切，音皎，明也。噉然，猶昭然也。暴，音僕，顯也。

## 答劉蒙書(一)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

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二）馬文淵戒兒子，欲其效龍伯高之慎周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愛人之憂，樂人之樂也。（三）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四）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五）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六）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箕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

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七）且曰：「以嚮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八）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

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

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九）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糶疏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一〇）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

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爲陳孟公、杜李良之徒，光能無駭乎？

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一一）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一二）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

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一三）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

光自結髮以來（一四）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一五）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

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二六）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二七）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

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天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賈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二八）不宣，光再拜。

（一）劉蒙，字子明，渤海人。能爲詞賦，舉遺逸，試第一，擢知潮陽縣。不肯行免役法，而條陳其害，卽投劾去。門人私諺曰：「正思先生。」（二）張伯松，名竦。陳孟公名邈。漢哀帝時，俱爲京兆吏。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邈放誕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邈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沈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因以人各有性等語答之。詳漢書游俠傳。（三）馮文淵，名援，佐漢光武有大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有誠兄子嚴，教書云：「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四）謹敕，慎謹整敕也。（五）律，今法律功令也。繩墨，本匠人所用以定方圓平直者，因借爲法度之通稱。齷齪，同促促，急促局狹貌。側足，並立也。齒目，類列而品題之也。（六）千鎰，金二十兩曰鎰。賈，吾古，居商也。（七）策，馬鞭馬也。歸向也。猶云目的所在也。（八）周事，猶濟事，謂可解決一切也。（九）爨，桂，炊玉，謂燃料如桂，食料如玉，物價之高，生活不易也。晦，朔，不相續，謂月俸以朔晦支給，而後者未至，前者早罄，有青黃不接之憂也。（一〇）施予，猶施與。（一一）禮記：「啜菽。」



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一一)論語孔子曰：「一箪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一二)韓退之名愈。唐書韓愈傳：「劉又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一四)結髮猶束髮。(一五)錙銖喻輕微也。六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一六)斬吝也。(一七)論語孔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注：「醢，醢也。」(一八)文章五句，見韓愈答竇秀才書，垂囊言囊中空無所有也。

## 答孔文仲司戶書(一)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祕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一)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

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早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

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

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傳，君子所不愛。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所謂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三）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四）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遠如愚」，仲弓「仁而不佞」，（五）夫豈尙辭哉？

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六）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尙奚足慕？光方歎服企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一）孔文仲，字經甫，江西清江人。性狷直，舉進士，恬介自守，與王安石不合，有文集五十卷。（二）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三)以上所引孔子子夏之言，並見論語。(四)屈原、宋玉、唐勒、景差、莊周、列禦寇、揚朱、墨翟、蘇秦、張儀、范雎、蔡澤，皆春秋戰國間知名之士。(五)見論語。(六)見漢書董仲舒傳。

## 與王介甫書(一)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惶恐再拜，介甫參政諫議閣下。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二)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四)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五)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六)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七)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

邇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

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

今介甫從政始暮年（八）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九）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

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

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歛，已逋責也。（一〇）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一一）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一二）聚文章之士，及曉

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二三）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二四）以爲不知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固民是盡以餽上之欲。（二五）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圖視，銜嚮爭進。（二六）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二七）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二八）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二九）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三〇）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三一）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

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三二）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

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二二）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二四）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

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爲我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踈，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

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二五）蘧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蘧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二六）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効。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二七）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二八) 鄧文綵侯相漢，有書過之史。(二九) 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遠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鷄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顛卒，孔明垂泣三日。(三〇) 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三一) 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三二) 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

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三三)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三四) 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

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三五）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三六）介甫不妄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

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三七）今介甫爲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三八）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三九）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四〇）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



書，（四一）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

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四二）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四三）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四四）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

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四五）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四六）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

劾奏乞行取勘，（四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

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武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四八）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

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四九）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

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詔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詔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五〇）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五一）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五二）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五三）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

屬以辭避恩命，請未得，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不宣。光惶恐再拜。

（一）王介甫名安石，臨川人。（二）兩府宋以中書省與樞密院爲兩府，凡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三）將命者，論語注：

「將傳也。」謂傳命之人也。（四）論語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五）雅故也，猶言交情也。（六）諒，信也。便佞，謂習於口語，善伺人意，便音駢。（七）君子二句見論語。（八）莽年，周一年也。

（九）竊竊私議也。（一〇）述責責去聲，與債同。述，逃也。（一一）三司，宋理財官歸三司，即鹽鐵、度支、戶部是也。宋承五代之舊，以天下財計歸之三司。（一二）制，置三司條例司官名，即安石所特置以代三司使官者。（一三）見論語。（一四）樊須，即樊遲。論語：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一五) 馱，郁據切，音淡，飽也。(一六) 圓，同環，街穴，稍切，音縣，自矜也，自媒也，鬻賣也。(一七) 提舉以下，皆安石所置官名。句，同勾。句當，料量也。(一八) 熙寧二年，安石創青苗法，官預出錢以貸民，納時加息二分，正月散而夏斂，五月散而秋斂，謂之青苗錢。又宋史食貨志：「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一九) 陵，輕，侵暴欺壓也。鞭，音歷。(二〇) 民不靜，二句，見尚書大誥。(二一) 阿衡，商朝官名。此節見孟子萬章篇上。內同納。(二二) 繇，同徭，音遙。古力役之征曰徭役。(二三) 皇極，尚書洪範：「皇建其有極。」言天子建立準則，爲四方萬民所取法也。(二四) 此節見禮記中庸。(二五) 此節見春秋左氏傳。(二六) 此節亦見左傳。蘧音委，馮音屏，同憑。(二七) 此節見國語。唯音委，鄂，同謬，謬，直言也。(二八) 見孟子公孫丑上。(二九) 鄒侯，蒯何，卒諡曰文。絳侯，周勃也。事見漢書本傳。(三〇) 此節見三國志諸葛亮傳。董幼宰名和。(三一) 此節亦見三國志。定公，名岱，廣陵人，仕吳孫權，爲交州刺史。徐原字德淵。(三二) 亢音抗，太過也。(三三) 二句見論語。(三四) 二句見詩經幽風。(三五) 艷音弗，盛氣色也，怒也。(三六) 王子雍，名肅，三國魏人。(三七) 此節見孟子滕文公上。盼，目，恨視也。稱貸，謂出息以償所借也。惡平聲。(三八) 宋熙寧中，令發逋使，凡糶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名曰均輸法。(三九) 此節並見老子道德經。小鮮，魚蛤之屬。(四〇) 屹，屹，勤勉不止貌，音窟。(四一) 總角，童子束髮於頭兩旁如角也。詩甫田：「總角卯兮。」(四二) 此節見尚書君陳。(四三) 芻蕘，謂採樵者。(四四) 四句見禮記緇衣。(四五) 悻悻，怒意。(四六) 督過，猶言責備。(四七) 祥符，古縣名，今河南開封縣。(四八) 四句見孟子。(四九) 見詩小雅皇華篇。周至也。爰於也。咨謀，詢問謀畫也。(五〇) 徇曲從也。(五一) 二句見論語。巧好，令善也。鮮，上聲，少也。(五二) 齟齬，音咀語，齒不正而參差出入也。故意見不相合，亦曰齟齬。(五三) 國

武子齊大夫齊慶克淫亂，忌而殺之。事詳左傳。

## 答景仁書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夢得處領三書，以無的便，久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

來書主黼斛論甚確。(一)光寡學，於鐘律實所不解。(二)不足以辨是非。彘者互相攻難，聊資戲笑耳。今若喋喋爲報。(三)乃是求勝而強相加，爭言而競後息，非素志也。且置是論。至於中和爲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光之胷臆，不可忽也。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四)鹿得美草，猶呼其類共食之，況君子得美道，可不告其執友而共學之乎？何光區區仰告之勤。而景仁卻之之堅，曾不熟察也？

來示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五)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爲一身除病也。夫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蟲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豈帝王則可行，而一身則不可行邪？人苟能無失中和，則無病，豈待已病然後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牛

刀，(六)所益誠微，然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滌一器，景仁見而責之曰：「夫水之所以浮天載地，生育萬物。汝何得用之滌器？」如此，則可乎不可乎？

又云：「孟軻養浩然之氣，(七)言榮辱禍福，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志氣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浩然，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隕穫充詘，(八)能無病乎？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九)彼仁與德，捨中和能爲之乎？

又云：「向之病，誠猶飲食過中，是過飲食之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飲食之中非中和，更爲何物也？光所願者，欲景仁舉措云爲，造次顛沛，(一〇)未始不存乎中和，豈於飲食獨捨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

夫中和之道，崇深閎遠，無所不周，無所不容，人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鰈出水，得失在此，於彼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覆言之，猶嘯溫以助春，吹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爲哉？正身遇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己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道聽而塗說」(一一)宜人之未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一二)中和之益，著於南山，豈景仁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耳。

勸者所蒙教誨，何敢忘之。但承其意，不承其術，謹當熟讀中庸，以代素問，巢原，熟讀樂記，以代攷工記律曆志。(一三)庶幾有得於桑榆。(一四)啓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不宜光再拜景仁七兄左右。

(一) 融扶武切，音輔，量器名，內方外圓，容六斗四升。(二) 鐘律，黃鐘律呂之學也。(三) 喋喋，多言也。喋，迪協切，音牒。(四) 二句見詩經小雅，鹿鳴之什。呦，音幽。呦，鹿鳴聲。(五) 三句見禮記中庸。(六) 見論語陽貨篇。(七) 見孟子 養氣章。(八) 禮記儒行：「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而失節也。(九) 仁者壽，見論語雍也篇。大德，句見中庸。(一〇) 論語：「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急遽之時也。顛沛，偃仆也。(一一) 見陽貨篇。(一二) 離朱，即離婁。孟子：「離婁之明。」(一三) 中庸子思所作。素問，醫學書之最古者，記黃帝與岐伯問答之語。巢原，未詳。樂記，爲禮記中之一篇，多論樂理。攷工記，見周禮，律曆志見漢書。(一四) 桑榆，猶言晚景，日落之時，其光尙留於桑榆之上也。

# 王安石

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工爲文，擢進士第。嘉祐中，歷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以變法爲言。神宗時爲相，帝倚重之，謀改革政，治興青苗、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物議沸騰，時名臣皆被斥，而新法卒無效，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元豐中，復拜左僕射，封荊國公。哲宗立，加司空，卒諡文。有臨川先生集、周官新義等書。事詳宋史本傳。

## 答司馬諫議書（一）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



闢邪說，難壬人，(三)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四)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五)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六)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七)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一)司馬諫，即司馬光，字君實，時爲諫議大夫。(二)強上聲，勉強也。聒語雜聲也。莊子天下篇：「強聒而不捨。」(三)壬人，佞人也。(四)恤，憂也。(五)洶洶，反抗之狀。(六)尙書盤庚：「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攸居。」胥，怨相怨也。(七)膏澤，喻恩惠也。孟子：「膏澤下於民。」

## 答錢公輔學士書(一)

比蒙以銘文見屬，(二)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三)似其意

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

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四）通判之畧，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一）錢公輔，毗陵人。母蔣氏卒，曾求安石爲墓誌銘，見臨川集卷二十四。（二）爲文字刻於金石，稱述功德，謂之銘。（三）贖體，偃切，音忝，厚也，善也。禮：「辭無不贖。」（四）唐初，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後世稱進士爲甲科，通判官名。宋初欲削藩鎮之權，命朝臣通判府州軍事，與知府知州共治政事。

## 蘇軾

字子瞻，眉山人。嘉祐中，試禮部，歐陽修擢置第二，曰：「吾嘗避此人出一頭地。」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出通判杭州，徙知湖州，言者誣其詩語以爲訕謗，貶黃州團練副使。軾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元祐中，累官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出知惠州，旋貶瓊州別駕，赦還，提舉玉局觀，卒於常州，諡文忠。軾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價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其體涵渾光芒，雄視百代。有東坡先生全集。事詳宋史本傳。

### 答秦太虛書（一）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二）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三）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四）起居何如？

軾寓居麤道，（五）但舍弟初到筠州，（六）卽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七）

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

養鍊。(八) 謔居無事。(九) 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一〇) 欲求四十九日閒，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

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麀麀焉來逼人矣！(一一) 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一二) 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

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幸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一三)

初到黃。廩入既絕，(一四) 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

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書叉挑取一塊，（一五）卽藏去，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一六）度囊中尙可支一歲有餘。（一七）至時別作經書，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所居對岸武昌，（一八）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一九）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二〇）柑橘棹柿極多。（二一）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麀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二二）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二三）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旣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二四）

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勾當作墳，（二五）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二六）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

(一)秦太虛名觀，字少游，高郵人，爲蘇門四學士之一，官至國子編修，有淮海集。(二)勞，問猶慰問也。勞去聲。(三)遞，郵遞也。復去聲。(四)比去聲，猶言近日。(五)應，遺謂大致可過也。應同粗。(六)筠州，今江西高安縣。時軾弟轍方貶監筠州酒稅。(七)喪去聲，失也。脆促銳切，音龜，本作肥。小與易斷也。(八)道書道家之書。方士方術之士。道家有養生修鍊等術。(九)謫，同謫，貶也。(一〇)糜，密宜切，音糜，猶緊也。(一一)聖，聖進貌。聖音尾。(一二)應舉，應科舉也。(一三)袞袞，同滾滾，多言貌。(一四)廩，入謂官俸所入也。(一五)畫，又裝鐵，又於竿頭，用以張畫之具也。(一六)賈耘，老名收烏程人，有詩名，喜飲酒。軾官湖州時，常與酬唱。家素貧，軾恆念之。(一七)度，入聲，猶言預算。(一八)武昌，今湖北鄂城縣。(一九)樊口，在鄂城縣西北，果子湖入江處也。(二〇)醉醺醺，郁也。(二一)櫛，音繫，柿之小者，一名漆柿。(二二)岐亭，在黃州城南。監酒監酒稅之官。(二三)曹官，佐貳之官，猶今科員之類。(二四)掀，手舉也。(二五)勾當，猶言料理。(二六)李端叔，名之儀，趙州人，官至樞密院編修，有姑溪集。

## 答黃魯直書(一)

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一)聳然異之，(二)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尙少，子可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四)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

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五)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六)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

今者辱書詞累幅，(七)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八)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九)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一)黃魯直，名庭堅，洪州分寧人，自號山谷道人，爲江西詩派之祖。世以其詩配軾，稱蘇黃云。(二)孫華，老名覺，高郵人，官至龍圖閣學士。(三)聳然，警動貌。(四)卽就也，接近之意。(五)李公擇，名常，建昌人，皇祐間舉進士，官至兵部尙書。濟南，今山東歷城縣治。(六)絕塵，猶言在塵埃之外。馭風騎氣，謂乘空際往來，極言其不與世俗同。(七)累，積也，謂不止一幅。(八)更，平聲。(九)復，去聲。古人唱和，用原韻者，謂之次韻，亦稱疊韻。

##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一)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作，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

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二)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一)吳興，即湖州。元豐二年，軾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并錄軾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尋貶黃州團練副使。(二)武林，即靈隱山，在今浙江杭縣。世稱杭州爲武林，以此。



## 朱熹

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爲政和尉，因僑居建州。登紹興進士第，累官至寶文閣待制，卒諡文。寶慶中，追贈太師，封徽國公。熹居崇安時，榜臨事曰紫陽書堂，故稱紫陽。晚卜築於建陽之考亭，故世稱考亭學派。其學出於二程，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射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著有晦庵先生集、近思錄、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或問等書。詳宋史道學傳。

## 與皇甫帥書

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一)不審定以何日戒塗？(二)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筭。(三)疎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

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四)其地密邇江西，(五)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六)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衄，(七)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八)正得用其長技，而官

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九）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爲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

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一〇）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覓之衆，（一一）亦將何所逃其命哉？

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薶而禽獮之。（一二）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布陳之，以俟采擇。惟不以其狂妄怯而鄙棄之，則幸甚幸甚！

（一）湖廣，今湖北湖南之地。（二）戒塗，猶言出發。官長出發在塗，必加警備也。塗，同途。（三）運籌，謂主持戰略也。史記高祖紀：「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成筭，猶言預定計畫。（四）泉漳，二州名，今閩南地。（五）密邇，猶言接近。（六）紹興，宋高宗年號。（七）鯁而六切，音肉，挫也。（八）跳踉，足亂動貌。（九）茶，今湖南茶陵縣。（一〇）獠，魯鬪切，音老。博物志：「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一一）假息，猶言偷活。遊魂，指斥敵寇之語，竟謂不能久存也。（一二）薶，體詣切，音替，除

章也。獮息，演切，音蘇，殺也。

###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一）

熹爲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離之苦。然竊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一）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懇切布聞，條具如後：

一 逐縣知佐，（二）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子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修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己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況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 檢放之恩，著在令甲，（四）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五）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憑鄉保

撰成文字。(六)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一 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衆依公推舉，約定所蔭客戶所糶米穀數目，縣司略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增減。如更詐欺抵拒，卽具姓名申軍，切待別作施行。

一 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官保正，子細抄劄，著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卽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隅官保正，重行責罰。

一 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糶米人戶，公共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戶米穀卽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般載往來。(七)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八)卽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 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子細示諭，當行改正。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尙仍前弊，致此飢民一有狼狽，卽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九)千萬至懇至懇！

(一)星子，縣名，屬江西。(二)軍行，政區畫之名。宋分全國爲十八路，所領有府州軍監之別，凡有軍三十九。(三)知佐，謂知縣及佐雜官員。(四)令甲，令有先後，故漢書有令甲、令乙、令丙，若今之第一第二第三篇。後遂借爲法令之總稱。(五)從去聲，謂隨從也。(六)鄉保，宋王安石創保甲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七)穀俗作搬。(八)常平，公家積穀倉名。漢宣帝時，耿壽昌請於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九)周旋，行步轉折之狀，今謂酬應曰周旋。

## 答陸子靜(一)

稅駕已久，(二)諸況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

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三)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很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

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四)

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一)陸子靜名九淵，自稱象山居士。(二)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三)痾古諷切，音顧，久病也。(四)耿耿不安也。

## 與陳同甫(一)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

歸來想諸况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二)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

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而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三)不及盡此懷也！

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

(四)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緝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五)

(一)陳同父名亮，永康人，才氣超邁，善談兵。有龍川文集三十卷。嘗自言其文，「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異同，於諸儒或有所愧。至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與朱熹相友善，而持論恆相左。

(二)伯恭，即呂祖謙，金華人，舉隆興進士，與朱熹、張栻齊名，稱爲東南三賢。著有東萊集。(三)遽，速也。(四)衆尤，衆怨也。信，升人切，與仲字義同。(五)悚仄，恐懼不安也。悚，音勇切，音聳。

## 答陳體仁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

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一）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二）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三）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四）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

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五）



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六)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

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爲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七)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八)以爲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九)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一〇)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爲樂聲之應爲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卽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一)尙書虞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二)二句見論語泰伯篇。(三)論語爲政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四)見孟子萬章篇上。(五)畫餅三國志：「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咬也。」(六)簫韶舜樂也。尙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二南詩之周南召南也。(七)程夫子名頤，字正叔，洛陽人，世稱伊川先生。(八)楊龜山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學於程頤，世稱龜山先生。(九)召南小序：「鵲巢，夫人之德也。」(一〇)太似文王之妻，武王之母。

## 與張伯信

屬者伏承使車賁臨，(一)侍坐陪吟，日飽德義，慰喜可知。

至如風露淒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爲鑑，迴溪爲佩，冰玉明瑩，雪霜騰耀，則噴玉新亭，眞蓬壺瀛洲已！(二)方士徒爾幻恠，(三)安知眞仙在此而不在彼也？

奇石悉已如教置之，作者屹立瀑間，瀕池四輩，聳然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峯，(四)跬步之間，(五)便使人應接不暇。如聞玉泉亦蒙點化，光價十倍其初，此邦何幸！自此天下名勝，皆有望於門下矣。

(一)屬猶近也。賁，音奔。賁臨猶言先臨也。(二)蓬壺瀛洲海上神山名。拾遺記：「海中三山：一方壺，則方丈也，二蓬壺，則蓬萊也，三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故名。」(三)方士，方術之士，盛於秦漢間。(四)五老峯名，爲廬山名勝。(五)跬，音委切，上聲。司馬法：「凡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

## 陸九淵

字子靜，金谿人。乾道進士，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慷慨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陳五事，爲給事中王信所駁，遂還鄉，居貴溪之象山，從學者輻輳，自稱象山翁。嘗與朱熹會講鵝湖，論辯多不合。熹主「道問學」，九淵主「尊德性」，熹好注經，九淵則謂：「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故理學遂有朱陸二派。光宗立，差知荆門軍，務以德化，民俗爲變。卒諡文安。有象山先生集。事詳宋史儒林傳。

## 與程師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一)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燿心目，執事之賜偉哉！

詩亦尙矣！原於賡歌，(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蕩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三)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四)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五)日以澌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稷，(六)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七)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

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八）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九）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

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一〇）曾無幾時，而篇帙寢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籍。（一一）放棄於鼠壤醬瓿，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中，（一二）而登諸篋櫝，干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揖箕翼以爲主人壽。（一三）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一）江西詩派宋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黃庭堅以下，列陳師道、潘大臨等，至本中凡二十五人。其人不盡籍江西，其詩亦不專一體。特呂氏奉庭堅爲祖，遂號江西詩派耳。（二）唐·歌·唐·續也。尙書益稷：「乃庶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三）湘·壘·屈原也。揚雄反離騷：「紘弔楚之湘壘。」注：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壘。屈原赴湘死，故曰湘壘。」（四）子虛·長·揚·子虛賦爲司馬相如作，長揚賦爲揚雄作，並見昭明文選。（五）黃·初·魏·文帝年號。（六）彭·澤·晉·陶·潛·曾爲彭澤令，世稱陶彭澤。天·稷·謂陶詩出於農家也。張衡·週·天·大象賦：「天稷播五稼之勤。」（七）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杜甫曾寄居其地，自稱杜陵布衣。（八）豫·章·郡名，即今江西南昌縣。黃庭堅·豫·章·人，世稱豫章先生。（九）陳·爲·陳師道，徐·爲·徐俯，韓·韓駒，呂·爲·呂本中，三洪

爲洪朋、洪芻、洪炎，二謝爲謝逸、謝邁，皆江西詩社中人，而徐俯與三洪，又皆庭堅之甥也。(一〇)優曇花，亦名優曇鉢花。法華經：「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一一)會之，秦檜字。(一二)隋珠和璧，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皆寶器也。(一三)斗牛箕翼，皆星宿名。

## 與曾宅之

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卒難尋檢，其時復書亦無草藁，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朋舊講貫，不敢泛爲之說，大抵有所據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略記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爲易曉，毋恃其爲已曉，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

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飲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却不記得有溺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錄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也。

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知學常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目力，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涼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 與倪九成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汨沒，追念向時從游之意，無復髣髴矣！遂獻愚衷，或冀自此幡然。(一)爲益不細。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俗見膠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爲曲折之說，亦其勢然也。譬如小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知病源，卽此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埋沒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旣明，

幡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觀我朵頤云哉！(一)

(一)幡然變動之貌，翻與幡通。(二)朵頤，動頤以嚼物，飲食之貌也。易：「觀我朵頤。」

## 與黃循中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一)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爲吏之興，幸尙遲次，可徐決去就耳。

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二)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一)荆門州名，屬湖北。象山先生曾官其地。(二)穹壤猶言天地。

## 與蔡公辯

所錄諸書，已逐一點對，末後復趙。(一)然道書甚多脫誤，可子細將所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如傅字須向上着一點，不着點便成傳字，古刻傅字專中不着人字，但以不着點，與傅字爲別。所錄書其前尙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蓋嘗說及此等處，何爲都不省記？

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不滿人意。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爲缺典。老夫平時最檢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人規矩。如吾兒持之甚懶讀書，絕不曾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爲場屋之文。(二)其助字未嘗有病，造語亦勁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且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卽此便可自省，安詳沉靜，心神自應日靈。輕浮馳騖，則自難省覺。心靈則事事有長進，不自省覺，卽所爲動皆乖繆，適足以貽羞取誚而已。



(一)復。趙猶言返壁歸趙，即退還之意。(二)書尺。謂寫尺牘也。場屋。科舉時試士之地，言於廣場中爲屋也。

## 與朱子淵

稍不訊記曹，(一)日益馳嚮。廬陵積弊之餘，仍以早歎，調度有方，無異豐歲，惟竊健羨，某屬方登山，同志亦稍稍合集。茲山之勝，前書嘗槩言之，此來益發其秘，殆生平所未見，終焉之計，於是決矣。

唐僧有所謂馬祖者，(二)嘗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間，(三)又有僧瑩者，爲寺其陽，號曰應天。乃今吾人居之，每惡山名出於異教，思所以易之而未得。從容數日，得茲山之要，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所爲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要處草創一堂，顧盼山形，宛然鉅象，因名象山，輒自號象山居士。

山面東南，疊嶂駢羅，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縹緲磊落，爭奇競秀，飛舞於簷間，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不可窮極。上憩層巔，東望靈山龜峯，特起如畫。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貴



##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弘治進士。正德初，以忤劉瑾，謫龍場驛丞。瑾誅，移廬陵知縣，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賊，定宸濠之亂。世宗時，封新建伯，總督兩廣，破斷藤峽賊，卒諡文成。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於宋儒特推重陸九淵，而以朱子集注或問之類爲中年未定之論，世稱爲姚江學派。嘗築室陽明山中，學者稱陽明先生。有王文成公全書。事詳明史本傳。

## 與黃宗賢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

僕到家，卽欲與日仁成雁蕩之約，（一）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復不果。時與日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卽往。又月餘，日仁憑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二）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三）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四）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五）適彼中多

旱，山田盡龜裂。(六)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七)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

歸又半月，日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嘆可懼！

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日仁既往，催促日至，滁陽之行，(八)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聞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閒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一)日仁守仁弟子徐愛也。雁蕩山名，在浙江樂清縣東。絕頂有湖，水常不涸，雁之春歸者留宿焉，故曰雁蕩。(二)上虞縣名，屬浙江。四明山名，在浙江鄞縣西南。羣峯之中，有分水嶺，石窗四面玲瓏，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三)雪竇山名，在浙江奉化縣境。(四)天姥山名，在浙江新昌縣東，東接天台山。華頂在天台山。(五)赤城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會稽記：「土色皆赤，狀似雲霞，望之如雉堞。」(六)龜裂，謂旱田拆裂如龜紋也。(七)餘姚縣名，屬浙江。(八)滁陽，今安徽滁縣，地當滁水之陽，爲江淮間勝地。

## 與陸元靜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脩之志不息，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

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略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略，則固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

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尙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于舊習，（一）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二）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末

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一)泥去聲，拘滯也。(二)四句皆見禮記大學。

## 上晉溪司馬

郴衡諸處(一)羣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士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

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士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紆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二)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己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

閩事孔棘，(三)遙聞廟堂之議，亦欲謬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郴桂。(四)然勅書又未見到，(五)則閩中亦不敢遽往。

旦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六)大概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于延平，(七)繼發于邵武，(八)又繼發于建寧，(九)發于汀漳，(一〇)發于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于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一一)雖已授首，人心尙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驚，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搖賦不及，居則腴民之膏血以供其糧，(一二)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鬥，有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嘯羣聚而起，(一三)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況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戾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于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冒，(一四)死罪死罪！

(一) 榔街，二州名，屬湖南。榔，音琛，今爲榔縣。街，今衡陽縣。(二) 鎮，巡官名，鎮，鎮撫使，巡巡按也。(三) 孔棘，謂甚爲棘手也。(四) 桂，即桂陽州，今湖南桂陽縣。(五) 勅，勅諭切，與敕同。誠也。皇帝詔書曰勅書。(六) 顛末，猶言始末也。(七) 延平，府名，今福建南平縣，其舊治也。(八) 邵武，府名，今福建邵武縣。(九) 建寧，府名，今福建建甌縣，其舊治也。(一〇) 汀漳，二州名。汀州，今福建汀縣，漳州，今福建龍溪縣。(一一) 渠魁，猶言賊中首領也。尙書：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一二) 膝，足宜切，音鏹，剝削也。(一三) 噉，尼敖切，喧嘩聲也。(一四) 突冒，謂唐突冒昧也。

## 寄楊邃庵閣老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一) 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二) 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三) 此鄙生之所謂難也。

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



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于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

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于商周是矣。（四）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五）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其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兢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

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定而操之耳。

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于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六)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一)機密謂朝廷機要祕密之事也。(二)亨通達也。屯艱難也。傾顛覆也。否吾鄙蔽塞也。(三)債付問切音齋覆敗也。(四)伊且謂伊尹周公也。(五)太阿劍名。漢書：「倒持太阿，」言授人以柄也。(六)列子：「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置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慚。」今以物贈人，而自謙其品之不佳曰獻芹，本此。又列子：「宋國有田夫，自曝於日，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今人有所贈於人，物微而意誠者曰獻曝，本此。

## 寄何燕泉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疎。遙聞執事養高歸榔，(一)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

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

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二)蓋安石東山之高，(三)靖節柴桑之興，(四)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

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郴嶺之下，稽山之麓，(五)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

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一)郴，今湖南郴縣。(二)洒然，驚貌。莊子：「洒然異之。」洒息啓切。(三)安石，晉謝安也。東山，在今浙江上虞縣西南，相傳爲安攜妓游宴之所。(四)靖節，晉陶潛也。柴桑，在江西九江縣西南九十里，潛家於此。潛爲彭澤令，旋即還鄉。(五)稽山，即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三里。

##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

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于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 張居正

字叔大，號太岳，江陵人。嘉靖進士，神宗時，代高拱爲首輔，飭吏治，整邊備，綜覈名實，信賞必罰，爲相十年，海內稱治，帝稱之曰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居正亦自負爲帝者師。卒諡文忠，後爲張誠所譖，家籍沒。有張文忠公全集。事詳明史本傳。

##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二）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二）侵欺拖欠，讀之使人扼腕，（三）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四）不於此時剔刷宿弊，（五）爲國人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

孔子爲政，先言足食，（六）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七）自嘉靖以來，（八）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九）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一〇）爲逋負淵藪，（一一）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

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二二）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二三）杜絕賄門，痛懲貪墨，（二四）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攪納之姦，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二五）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二六）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二七）恐亦無以踰此矣。

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一八）民且逃亡爲亂。」凡此皆姦人鼓舌以搖上。（一九）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不上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二〇）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二一）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安得其田里。誠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二二）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姦人鼓舌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

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罄千萬金入其室，（二三）卽爲人牽制矣。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二四）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二五）疏至卽屬所司覆行。

（一）明初，建都南京，稱應天，置應天府。又明制：遣都御史分駐各省，謂之巡撫。（二）翰書札也。蘇松謂蘇州松江二府。日知錄：「明太祖因元代官田之稅，蘇松田賦，有數十倍於他府者。」（三）扼腕，拊手太息貌。（四）英主，英明之君也。綜覈綜擊，政務而考覈名實也。（五）剔刷，猶洗除也。（六）論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七）管子，即管仲，佐齊桓公稱霸，嘗著書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八）嘉靖，明世宗年號。（九）當國者，指嚴嵩，權門有權勢者之門也。（一〇）姑息，偷安也。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一一）逋負，逃債之謂。（一二）百畝曰頃。（一三）約己，約束自己，敦素敦重素志。（一四）古者懲貪之刑曰墨，以其不知廉恥，故黥其面也。世人因謂貪吏曰貪墨，本此。（一五）砭，卑淹切，貶平聲，石鍼也。以石鍼刺病曰砭，引申之爲規諫過失之詞。（一六）安攘，安內攘外也。（一七）求由，皆孔子弟子之長政事者。仲由字子路，冉求字有。（一八）吹求，吹毛求疵，謂苛刻也。韓非子：「不吹毛而求疵。」（一九）鼓舌，鼓動其口舌，以言辭搖惑在上者之心。（二〇）隱，占謂隱匿姓名，而霸佔田地產業。（二一）包賠，謂豪家包納賦稅，使細民攤賠錢物。（二二）尸祝，立其尸主而祝之，尸神象也。古者祭祀，皆有尸以依神，以卑幼者爲之。（二三）輦，連上聲，以車載送也。（二四）撓，屈也。（二五）當，去聲，適合也。

##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辱華翰及別牒，(一)捧讀數過，不勝浼慰。(二)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於賦役不均，豪右撓法，(三)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四)一旦驟繩以法，(五)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六)式和厥中，積歲恃頑強梗，(七)咸頹首祇奉約束。(八)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於始者，賴卒成之矣。

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九)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一〇)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一一)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一二)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墜策肥，(一三)澤流苗裔，(一四)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



夫嬰兒不薙髮則腹痛，不搨痤則寢疾，（一五）而慈母之於愛子，必難且搨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一六）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一七）

（一）別格謂另一紙所書也。（二）浣慰如洗濯清潔，而心慰悅也。（三）豪右猶言豪強，豪謂豪家，右謂大族也。（四）玩惕謂貪玩歲月，而放棄職務也，惕可艾切。左傳：「吾民玩歲而惕月。」（五）繩約束也。（六）不吐不茹謂得理之平也。詩：「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茹音如又上聲，食也。（七）強梗，豪強梗化之人也。梗阻也。（八）類同俯。（九）檢束制也。（一〇）放甫罔切，音防，依也。論語：「放於利而行，多怨。」（一一）追呼之吏，謂徵租賦之吏胥也。（一二）旌表揚也。（一三）乘堅策肥，謂乘堅車，騎肥馬也。（一四）苗裔，謂後嗣子孫也。（一五）韓非子顯學篇云：「嬰兒不剔頭則腹痛，不搨痤則浸益。」注：「痤癰也。當搨剔以除其疾，勿使養癰滋毒也。」按雜音替，與剔一聲之轉，搨音偏，剔除也。浸益言滋毒，則此云寢疾，當係記憶之訛。痤才何切，音燧，（一六）彼中，卽指吳地。（一七）膚大也。詩：「以奏膚功。」

## 與李太僕漸庵論治體書（二）

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二）事趨於苦窳，（三）又近年以來，習尙尤靡，（四）至使是非毀

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以並駕而俱疲，（五）工拙以混吹而莫辨，（六）議論叢興，（七）實績罔效，（八）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九）況僕以草茅孤介，擁十齡幼主，（一〇）立於天下臣民之上，（一一）國威未振，人有悔心，若不稍加淬勵，（一二）舉祖宗故事，以覺寤迷蒙，針砭沉痾，則庶事日墮，奸宄窺間，（一三）後欲振之，不可得矣。

故自僕受事以來，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覈名實，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憎於醜婦，然審時度勢，（一四）政固宜爾。且受恩深重，義當死報，雖怨誹有所弗恤也。乃朝夕進說於上前，則又惓惓以恭儉仁厚，培植純一未鑿之良，（一五）即帝鑒所載，（一六）及近日何宮允云云。（一七）可見概梗，期以數年之後，上德既成，治具畢張，（一八）乃收管鑰，舉綱維，而歸之於上，稽首明辟，（一九）乞骨還山，此區區之微志也。而庸衆喜於猥狗，（二〇）奸宄憚其精覈。又有一種腐儒，動引末季事，以搖亂國是。不知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不同，本之威德並施，綱目兼舉，無論唐宋即三代盛王，猶將遠讓焉。而宋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僕之所薄而不爲者。

頃辱華翰，深合鄙心。至於舉劾失實，及獎率科貢云云，（二二）俱於實政大有裨益。乃知庸衆之人，難與論尋常之外，（二三）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二四）今人旦夕見僕行事者，猶不相知，而公乃冥契於千里之外，（二五）人之識見相越，（二六）豈不遠哉？人旋，（二七）敢布區區。

（一）太僕，官名，始於周禮，夏官之屬，掌輿馬及畜牧之事，北齊始稱太僕寺，宋明因之，（二）因循，相沿不振作之貌，（三）苦窳，本器不堅緻義，引申爲怠惰之意，窳音愈，（四）靡，傾頹也，（五）牛驥喻賢不肖混淆也，鄒陽獄中上梁王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六）工拙，句用東郭先生濫竽事，韓非子：「齊宣王使吹竽必三百人，東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悅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乃逃。」（七）讒興，猶言讒起，讒同蜂，（八）實績，實在之功績，（九）見禮記檀弓，謂民意則當助之使振作也，（一〇）十齡幼主，謂神宗立時甫十餘歲也，（一一）時居正爲首相，故云，（一二）淬勵，猶言磨鍊也，淬音倅，鍛鍊，刀劍以水滅火曰淬，（一三）奸宄，奸邪之人也，宄音軌，寇盜山內爲奸，起外爲宄，問去聲，窺間，猶言伺隙也，（一四）度入聲，揣測也，（一五）純一，未慳謂赤子天真，純一而未斲喪也，（一六）帝監，居正所著書，（一七）宮允，官名，即太子中允也，（一八）治具畢，張猶言治道並舉也，語出韓愈進學解，（一九）尙書洛誥，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辟，主也，謂以政權還主也，（二〇）猥狗，猥屈從衆意也，（二一）科貢，科舉貢士也，（二二）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至近之地也，（二三）三國志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吏，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二四）冥契，猶暗合也，（二五）越過也，（二六）旋還也。

## 答憲長周山友書（一）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二）且諗憲從卽駐寧州，（三）因以彈壓姦宄，撫綏善良，甚休甚休。

（四）

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五）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六）此孔子箴病之言，（七）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八）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九）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於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惟夷由曾史爲然。（一〇）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臯陶不欲之相也。（一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一二）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獲盜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剗刃於上，（一三）以毒其讐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於上，而執政者持繩墨而彈之法

在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皋之所以政理者，而獨用懦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毋乃違明詔而執國法乎？（一四）

執事當引盜之任，而華翰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略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一）世通稱大官曰憲，謂行輩之尊者。（二）荷，去聲。（三）諗，音審，知也。寧州，今甘肅寧縣。（四）休，善也。（五）殺，以止殺二句，尙書作「辟以止辟」，見君陳篇，「刑期於無刑」，見皋陶謨。（六）二句見論語。（七）箴，病猶言規戒時弊也。（八）見左傳。滋益也。（九）弭，止也。（一〇）夷，由會史，謂伯夷，許由，曾參，史鮪也。鮪，衛大夫，正直不阿，死猶以尸諫，孔子稱之。（一一）皋陶，虞舜時爲獄官之長。（一二）二句見尙書大禹謨。猾，亂也。（一三）剗，刃，插刀也。剗，讀如恣。（一四）飲，音委，曲也。漢書「飲天下正法」。

### 答湖廣巡撫朱謹吾辭建亭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一）以彰天眷，（二）垂永久，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三）損上儲，（四）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

且古之所稱不朽者三，（五）若夫恩寵之隆，閎閱之盛，（六）乃流俗之所豔，非不朽之大業也。吾

平生學在師心，不斬人知。(七)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沉欲侈恩席寵，(八)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九)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

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一〇)況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饑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旁，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一一)

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一二)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亭耳，烏觀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修兒達意府官，(一三)卽檄已行，(一四)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一)不穀古諸侯自稱之辭。左傳：「不穀不德，少主社稷。」(二)天眷天子之寵眷也。(三)坊，建築以旌善人者也。(四)上，備謂國庫也。(五)不朽者，三見左傳，謂立德立功立言也。(六)閱，閱書功狀以榜於門也。在門左者曰閱，在門右者曰闕。(七)斬，

望也，同期。(八)侈，張大也。席，藉也。(九)張文忠，謂張乎敬也。嘉靖時，漸致大用，位首輔，謚文忠。(一〇)露臺，事詳漢書孝文帝紀。  
(一一)游憩，謂游玩休息也。(一二)二句見文選鮑昭燕城賦。(一三)敬修，居正子。(一四)徽，建亭之公文也。

## 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陳道長，差人至，辱華翰，領悉。「秉公執法」，乃不穀所望於執事者，欲稱厥職，但力行此四字足里！至于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一)不容然後見君子。不穀棄家忘軀，以徇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二)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者，願吾賢勉之而已！

(一)病，猶害也。(二)少，稍也。

## 答張巡撫濬濱言士稱知己

僕生平好推轂天下賢者，(一)及待罪政府，(二)有進賢之責，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

有拔自沈淪小吏，登諸八座（三）比肩事主者矣。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蓋薦賢本以爲國，非欲市德於人也。（四）乃今爲僕所引拔者，往往用餽遺相報，（五）卻之，則自疑曰：「何疎我也？」及不能殫乃心，（六）任乃事，被譴責，則又曰：「何不終庇我也？」凡此皆流俗之見，非大雅之材也。

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僕於天下賢者，非敢妄爲知己也，而人謬以知己相待。嗟乎！使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之義士，所以酬知己者，蓋必有道矣，豈在區區禮文之間哉？且聖賢論人，「與其進而不與其退」，（七）蕭相國以韓信爲賢，則追之，後見負漢，則除之，（八）凡以爲公而已。豈一經薦拔，遂盡保其平生哉？

承華翰云：類以僕爲知己者，其所自期，皆古大賢烈士，鴻抱非流俗人所可望也。僕不勝欣服，故敢冒陳其區區，惟執事者覽擇焉？

（一）推轂，謂推舉人才，如推車轂使前進也。（二）待罪，猶言備位謙辭也。（三）八座，重要官員也。通典：「漢以六曹尚書，并一令、一僕爲八座，魏以五曹、一令、二僕射爲八座，隋唐以左右僕射、六尚書爲八座。」（四）市德，猶言賣好。（五）餽遺，言送人禮物也。餽音區。（六）殫，盡也。（七）見論語。（八）蕭相國，名何，追韓信事詳漢書。



## 顧炎武

初名絳，字寧人，崑山人。居亭林鎮，號亭林，自署蔣山傭。明諸生，性耿介絕俗。明亡，周游四方，載書自隨，所至輒墾田度地，以備有事，後卜居華陰以終。其學主博學有恥，斂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晚益篤志六經，精研考證，遂開清代樸學之風。著有亭林詩文集、日知錄、音學五書、郡國利病書等。事詳清史稿儒林傳。

## 與二姪書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饗殮之計。(一)

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 (二) 山中所產，沙苑、蒺藜 (三) 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 (四) 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五)

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崤函（六）觀伊維（七）歷嵩少（八）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留於外也。

（一）饔飩，紆曾切，音邕。飧，蘇溫切，音孫，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飩。（二）黃精、松花，皆藥物。（三）沙苑，地名，在陝西大荔縣南，產蒺藜，謂之沙苑蒺藜。（四）華陰，今縣名，屬陝西。縮穀，言縮其道口，若車轂之奔湊也。（五）建瓴，史記：「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六）崤函，崤山在河南洛寧縣北，元和郡縣志：「東崤長坂數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絕不異東崤。」函即函谷關，在河南靈寶縣南。關城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七）伊維，二水，並在河南。（八）嵩少，即嵩山少室也。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 與人書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缺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 與人書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麤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

承問曰：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 與人書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一）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一）音學五書，一音論，二詩本音，三易音，四唐韻正，五古音表。

## 曾國藩

字瀚笙，號伯涵，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累官禮部侍郎。會洪揚事起，在籍督辦團練，遂編制鄉勇，連復沿江各省，定清室中興之業，封毅勇侯，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諡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事詳清史稿本傳。

### 復陳右銘太守（二）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册，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二）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恨！

閣下志節嶙峋，（三）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四）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五）頗思避位讓賢，葆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閒，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止速謗耳！

大著粗讀一遇，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六)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七)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書，首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八)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九)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一〇)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一一)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途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

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二）不惟民病艱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磽薄，（三）開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四）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一）陳右銘，名寶箴，江西義寧人。咸豐舉人，光緒間，累擢至湖南巡撫，極力提倡新政，因致罷官。（二）歷下，今山東歷城縣。（三）嶼，音鄰，山崖重深貌。（四）竄，欲乳切，音愈，器不堅緻也。（五）玷，音點，又去聲，玉病也，引申爲污辱之義。（六）陳，同甫，名亮，葉水心名適，皆南宋名人。（七）桐城，縣名，屬安徽。方氏名苞，有望溪文集。姚氏名鼐，字姬傳，有惜抱軒集。（八）龍，龍章鳳袞，天子之服也。（九）衡，決，猶音橫決。（一〇）造，次，急遽之時也。（一一）韓愈進學解：「相如子雲，同工異曲。」相如，司馬相如，子鸞，揚雄也。（一二）罌，罌鴉片也。（一三）直隸，今河北省。磽，音敲，地之堅硬瘠薄者。（一四）左傳：「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 復吳南屏（二）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並大著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康勝，無任企仰！

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

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一)觀其搏之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二)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遺之，故編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

與歐陽筱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四)至比姚氏於呂居仁，(五)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撝約論禘祭書、贈撝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負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六)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館獨抉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

國藩回任江表，眴逾半年，(七)轄境救平，(八)雨澤霑足，歲事可望豐稔。惟是精力日衰，前發疝氣，(九)雖已痊愈，目光蒙霧，(一〇)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能悉心料理，深爲愧悚！吾鄉會匪竊發，益陽龍陽等城，(一一)相繼被擾，此輩游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難，勦之而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速滅，而設有一次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爲慮。

(一)吳南屏名敏樹，湖南巴陵人，有梓湖文集。公始識南屏於京師，後又招之幕中，蓋相約爲古文者。觀此書，而平生論文之旨，大略可見。(二)陶公謂陶潛，章爲章應物，白爲白居易，蘇爲蘇軾，陸爲陸游。(三)栩栩喜貌。莊子：「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栩栩羽切，音誦。(四)清方苞、姚鼐，皆桐城人，爲古文自成一派，繼起者宗之，世因有「桐城文派」之目。劉名大魁，亦桐城人，有海峯集。(五)呂居仁名本中，嘗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已殿後。(六)惜抱論文，有「陽剛」「陰柔」之說。(七)江表，卽江南，謂任兩江總督也。眴，同瞬。(八)救，密蟻切。音誦。撫也。安也。(九)疝氣病也。俗稱小腸氣。疝音誦。(一〇)霧，音夢。晦也。引申爲蒙昧之義。(一一)益陽、龍陽，皆湖南所屬縣名。

## 復胡潤之(二)

頃奉手示，辱承厚贖，(二)所以存卹不孝，甚周且摯！



國藩以七月廿正，在安徽太湖縣途次，聞先慈大故。(三)自維平日克心懦氣，(四)隱隱虛名，宜干神譴，乃不降災我躬，而延禍吾母，尤用內疚，悔憾無窮，時以長沙被圍，匍匐閒行，(五)於八月廿三抵家。卽以九月中旬，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尙思另尋善地。稍竭微忱。臘月十三，忽奉幫辦團練之命。又聞武昌淪陷之信，(六)義不敢潛身顧私，以自鄰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爲，遂於廿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七)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八)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勗，亦無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併紓桑梓兵後之餘慮。正月四日，石翁忽有權督兩湖之命，會垣局勢，爲之小變。

(一)胡潤之卽胡林翼。(二)贈音附，以財助喪儀也。(三)俗稱亡母爲先慈。(四)克可浪切，音抗，無所卑屈也。橋與驕通。

(五)匍匐音蒲伏，手足並行，狀急遽之甚也。(六)咸豐二年。公以丁母憂，在籍守制。會太平軍陷武昌，東南大震，奉旨辦團練於

長沙，所稱石翁，湖南巡撫張亮基也。(七)中丞，巡撫之稱。江岷樵名忠源，左季高名宗棠。(八)莊子：「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

猶欲觀于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 復彭麗生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一)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慝，(二)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三)

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四)果驥首而上騰，(五)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六)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

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柄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鋸而鮮當矣。（七）

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八）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九）故急急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

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敍論。收召散亡之魂魄，祇濯如山之塵垢。（一〇）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一一）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一）存。唁。存問弔唁也。唁。義戰切。音彥。弔。生者曰唁。（二）愆。欺焉切。音騫。罪過也。慝。他黑切。音忒。謂惡之匿於心者也。（三）膾。俗吻字。吻。合兩唇相合，喻事之切合也。（四）饜。他鑿切。音滔。左傳注：「食財爲饜，食食爲饜。」（五）驥。首馬疾行而首昂舉也。驥音裏。（六）痒。與癢通。疥。音戒。疥癬也。（七）骯髒。高亢婢直貌。骯可黨切。音慷。髒。子浪切。音葬。衲。汝衛切。音芮。木端之入孔處。其孔也。楚辭：「圓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鉏。鋸。同齟齬，不相入之貌。（八）艾。草名。醫者灼以治病，謂之灸。七年二句。見孟子離婁篇上。（九）莠。矣九切。音酉。草名。俗謂之狗尾草。借爲習於惡者之稱。（一〇）祇。敷勿切。音拂。竹書禮志：「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一一）郭筠仙名嵩燾，湘陰人，曾充出使英法大臣。劉霞仙名蓉，湘鄉

人，官至陝西巡撫，羅羅山名澤南，湘鄉人，官至布政使，諡忠節。

## 與江岷樵左季高(二)

王子壽、林天直、張廉卿俱到，(二)衆賢彙進，戡亂嘯枯，(三)必有厭人心志之政。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四)

岷樵爲向軍門所奏，(五)俾充翼長，義似不可以辭，非區區計較於己身之利害而已。彼旣翮然而引與同袍，(六)則岷樵之夙抱，與所熟睹於軍中之利弊短長，或者得盡展布，而唯命是從，亦未可知。卽不然而言不吾聽，謀不吾用，亦且優容其間，益得盡究軍情得失，而一喙不置。(七)彼誠愼矣，(八)其又能久居此席乎？將來奉身而退，亦易爲計。若填薄其不足有爲，而悍然不顧，則非有心人，援溺迫切之心也。(九)若謂某子不足共事，則又岷樵之度之不足容納衆流也。兩端者，二君尙細思之！

(一)江岷樵，名忠源，新寧人，累官安徽巡撫，諡忠烈。左季高，名宗棠，湘陰人，累官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諡文襄。

(二)張廉卿名裕釗，武昌人，有濼亭文集。(三)鄭泰謂孔令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見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噓枯謂枯木可吹之使生也。(四)滔滔水流貌。論語：「浩浩者，天下皆是也。」(五)向軍門，即向榮，大寧人，以軍功累官提督。(六)同袍，軍中共事之稱。詩秦風：「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七)喙讀如詭，口也，借爲言論之義。(八)愷讀如剽，很戾也。爲意氣自用者之稱。(九)授爾謂溺於水者，授之以手也。孟子：「天下溺，授之以道。」

## 與沈幼丹

新任建昌王太守，(一)正派而英明，似是有爲之才，尊兄德卜有鄰矣。(二)

竊觀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屈平之所以憤激沈身而不悔者，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痛。故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又曰：「固時俗之從流，又孰能無變化？」(三)傷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幾不能自主者。後世如漢、晉、唐、宋之末造，亦由朝政之是非先紊，而後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無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亦必其是非不詭于正，而後其政績少有可觀。(四)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先生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

國藩若有江北之行，則相去日遠，音書日稀。凡文武人士如閣下所見以爲是者，望無惜時開示。如鄙人所見以爲是者，亦當疏記奉告。或先見爲是，後見爲非，亦可隨時互聞。此間去信州尙近，(五)不審能設法一來相見否？彼中事如繁重，則亦不欲奉浼也。(六)

(一)建昌府名，今江西南城縣。(二)論語：「德不孤，必有鄰。」(三)陶正四句，見離騷。(四)少，稍也。(五)信州，今江西上饒縣。(六)浼，音每，汚也。借用爲以事託人之稱。

## 復鄧寅階

小兒紀澤，(一)頗事看書，不好制藝，(二)吾意學者于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獵，宜多，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卽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人積錢，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闕，亦不可混。至寫字不多則不熟，不熟則不速，無論何事，均不能敏以圖功。至作文則所以淪此心之靈機也。(三)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則不成令器。(四)

今古名人雖韓、歐之文章，范、韓之事業，程、朱之道術，（五）斷無久不作文之理。張子云：（六）「心有所開，即便札記。不思則還塞之矣。」

小兒子每三八課期，敬求先生督令作文，約以五百字爲率。或作制藝，或作賦，或作論，或作經解。札記斷不可一字不作。或逢三作制藝，逢八作賦論經解，亦尙妥善。未有無一字之常課，而可以幾于成者也。

囑爲族譜弁言，（七）誼不容辭，惟此時尙未暇也。二姓合修，在閣下本仁至義盡之心，體先世權時合好之意，稱情起例，（八）未爲不可。唯欲永遠聯稱，如諸葛、歐陽之例，則微有不侔。如近世嘉興之陸費、湘潭之郭汪，差近之耳。（九）

（一）紀澤國藩長子，字劼剛，歷使英、法、俄諸國，官至戶部左侍郎，諡惠敏。（二）制藝謂八股文也。日知錄：「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名也。」（三）渝音藥，疏通之義。（四）璞音朴。玉在石中者曰璞。切磋皆治玉之稱。詩：衛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令器猶言美器也。（五）韓、歐、韓愈、歐陽修也。范、韓、范仲淹、韓琦也。程、朱、程頤、程顥、朱熹也。（六）張子，張

載也，世稱橫渠先生。(七)弁，言序文也。以冠書首。弁，避彥切，音下。冠也。(八)稱，去聲。(九)嘉興屬浙江，湘潭屬湖南，陸賈，郭汪皆氏族。

## 復李雨亭

接惠緘，得悉尊體尙未痊愈，至以爲念！

凡沈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志帥氣，(一)一曰以靜制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爲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二)卽魂夢亦甚不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剷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願閣下於藥物調養之外，更將此兩法體驗一番，久之必有小效。



僕精力日憊，權位日崇，隕越之虞，(三)深爲可慮。但以勤勞二字自勵，冀少補於鈍拙。寄雲同年擬請其來此一行，不知渠尙須北上否？

(一)孟子：「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二)憧，出邕切，音衝，意不定也。(三)隕，越顛墜之義。

# 胡林翼

字貺生，號昧芝，湖南益陽人。道光進士，累官湖北巡撫。時洪楊勢盛，林翼創釐金，通鹽運，改漕章，增多收入，固守武昌，爲各省戰事之根據。卒諡文忠，有胡文忠公全集。事詳清史稿本傳。

## 致嚴渭春觀察

林翼負土成阡，(一)用百人。越八日而草草完竣。始滿百日，卽馳拜父墓，匆匆返里，三虞并作一祭，(二)十一月十三日登舟，洞庭阻風雨已六日，(三)急不可耐。頃得下游十九日來報，聞尙無恙，賊不能乘我軍氣奪，并力襲我，吾知其無能爲矣。林翼此出，勢處萬難。蓋出則非禮，不出則非義，出則於事未必有濟，不出則於心大有不安。與迪莽共患難，(四)交最深。聞難不赴，非友也。且值時會艱難，叨竊官位，若藉守孝以遂其推諉巧避之私，鬼神鑒其微矣。惟旣以兵事出，當馳往下游，治兵爲先，借受印信，不過籌調餉糈，董戒州縣耳。斷不敢冠蓋堂皇，偃然自處。胸中無數要言，以不得我兄商榷爲歎。

條書於後，乞卽集思益我。

一、此次兵敗，過不在寡。前一月連克四城，俗士驚喜，以爲兵將如虎如熊，殆將飛而食肉。林翼早竊憂之，四次寓書相戒。聞每克一城，中傷千人。攻堅爲下策，（五）已犯兵家之深忌。得桐城，勇丁有私獲，則無鬪志矣。兵不可貧，亦不可富，不宜無傷，不可過傷。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要。又陰事也，當以固寨堅忍蟄伏爲事，尤必以智計爲先。迪莽之爲人，木強敦厚，（六）安重不遷。設遇盛時，必爲周勃之助。（七）今則四顧茫茫，無可委託，賊何日而平？楚何日而安乎？希莽至性，（八）戚戚於心，其智略較勝其兄，其寬大尙遜其兄，蓋狷狹之士也。（九）設其父母因悲感而召之，設希莽異日負兄骨歸湘，則鄂中大將，殆虛無人。且此次道府州縣副參千把，（一〇）死者千數百人，人才殄瘁，（一一）莫此爲甚！卽如丁篔村，其治兵智略稍遜，而忠勇不欺，卽欲求此等裨將，（一二）亦不可再得，而何伯凝、劉星槎等之初入軍營，留備將選者，同時殉難，殊可憂傷。此爲鄂事之可慮者一也。

自昔周瑜、陸遜、陶侃、柳仲郢，（一三）均撫交廣，或兼白帝、長沙、零陵等州郡，（一四）以數州之富，養兵不過五萬人。今則一鄂而供征兵五萬人之食，賊不可了，事不可止，兵日多而餉日少，非餉之少

也，不敵其兵之多也。處此時勢，而不能去弱留強，去奢留儉，設一旦有水旱之虞，民穀不登，禍亂之來，不在賊而在勇矣。（一五）夫在上者，以養人爲職分，能養者爲仁，不能養者爲暴，人至飢餓，則必不畏死。苟悅不云乎？（一六）「人不樂生，不可齊之以法。」蘇軾不云乎？「賒死之與忍饑等耳。」此誠千古治國之至言。姑卽今日湘鄂而較之，湘中鹽茶百貨，月計可十五萬，所出不過十萬，鄂中入僅多數，萬而出乃多至十餘萬。湖南失守地少，倉穀尙有存者，鄂中幾無粒米之存矣。鄂省祇有捐穀數萬石，遇急可稍應饑兵，不能養民。荆襄爲天下之要，（一七）又頓以不耕不織之重兵，不知已捐穀若干石。若以錢貨爲重而輕倉廩，在樂歲則可狃於便安。然豈遠慮近憂之道哉！（一八）意欲廣捐穀之招徠，以治其標，而又寓屯田於防守分汛之營，（一九）以固其本。公明於今古之略，爲我詳思而核議之。夫言貨則月少十萬兩之銀，言食則一省之大，公家無三五日之糧，然且以爲安也，與燕雀處堂何異！此鄂事之可慮者二也。

天下以盜賊爲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無人才。人才不出，以居人上者不知求耳。鄼侯治漢，文若佐許武鄉治蜀，景略圖秦，（二〇）其得力全在得人。蓋無一時一事，不以人才爲念。「得人者

昌，失人者亡。」以衛靈而不喪國，以武氏而能治天下，（二）其效可觀矣。鄂吏貪庸者，卽令以范六丈一筆勾去，亦恐前去後來，猶吾大夫也，於事何濟？竊欲升獎一二賢才，以爲之表的，庶使中人以下，勉而從焉。鄙人之於求才，亦頗至矣，然樸實之士，狷介之守，尙有一二。求其識時務，具智略，負奇氣者，亦不數數觀也。深思其故，由林翼器局之小，鑒別之疎，不足盡天下之才。夫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我之分量，窮極夫天下古今，則必有天下之才應之。某之不才，誠竊自愧。古人必使各舉所知，立賢無方者，亦欲以此心推之人心之公，庶幾博求而有得也。鄙意編列條目，徵求事實，飭司道府各舉所知，其有奇才異能，必須度外汲引者，另作一格，均以公牘舉薦。竊謂此爲治鄂之大事。今鄂中人才安在？求才之方又安在？此又大可慮者三也。

閣下智略勝於今人，其精思以益我。

（一）阡墓道也。（二）禮記檀弓上：「豈若遽反而處乎？」既葬曰祭曰虞。（三）洞庭、洞庭湖也。（四）迪，奔；李，續資也。字克惠，湘鄉人，受學於羅澤南。洪楊軍起，從澤南轉戰湖南、江西、湖北，克武漢，破田家鎮，又平九江，入安徽，與陳玉成戰於廬州之三河，陷陣死，追贈總督，諡忠武。（五）攻堅，謂攻堅城也。（六）木強不和柔也。（七）周勃，漢相。（八）希，葬名，橫宜，續資弟，官至安徽巡撫。（九）捐舉，大切音絹，備急也。（一〇）道，道員，府知府，州知州，縣知縣，皆清代文官。副將，參將，千總，把總，皆清代武官。

(一一) 殄瘁猶言乏絕。毛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殄，迺熱切，填上聲。(一二) 裨，音脾，相輔助也。將佐曰偏裨。(一三) 周瑜，字公瑾，三國時舒人。陸遜，字伯言，三國時吳郡人。陶侃，字士行，晉尋陽人。柳仲郢，字諡蒙，唐華原人。(一四) 交廣二州，今廣西廣東爲其地，白帝城名。在今四川奉節縣東。長沙，零陵，並湖南地。(一五) 勇兵也。當時所辦團練兵丁曰勇。(一六) 荀悅，字仲豫，後漢穎陰人。撰漢紀三十卷。(一七) 荆襄，荊州，襄陽也。(一八) 狃，音紐，習慣也。論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九) 屯田，以戍卒從事於墾植也。漢趙充國會陳屯田十二使，見漢書。(二〇) 漢賡，何封鄧侯。東漢荀彧，字文若，佐曹操，操都許。蜀漢諸葛亮，佐劉備，封武鄉侯。晉王猛，字景略，佐苻堅，堅國號秦。(二二) 衛靈，春秋時之衛靈公。武氏，唐代之武則天皇后也。

## 致兩司(一)

宜昌以陳守洪鍾委署爲是，(二) 安常處順，循分供職，必可不負也。佐雜必不能不循資格，(三) 不循資格，則司中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騙萬端。司中於循資序補揆委之餘，只須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謹守資格，要缺必須遴員，(四) 差委例得酌量。如謂林翼等有私，林翼願執其咎而不敢辭，

林翼昔年從政，見天下之督撫藩臬，(五) 一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即無一不挾私以徇。且瘠

苦煩難，人之所棄者，則尚有輪補輪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一說以圓通於例外，例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兩端之可趨可避，而顛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昔在黔湘，見藩臬某某開口便言例，又某公在湖南，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事真照例，凡京官有所囑託，或吏有所賄求，如鼓答桴，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牌夕懸，苞苴夜行。委札晨發。(六)甚有不出省門，而獲盜十名，或數十名，專意請託，而記功十次，且數十次者矣！故曰循例乃適足以快其私。故林翼願破格，而以一執其咎也。

(一)兩司，謂藩臬兩司也。清制巡撫之下，有布政使司，稱藩司。有按察使司，稱臬司。(二)宜昌，府名，今湖北宜昌縣。(三)佐雜，謂副貳之官，清代稱州同、州判、縣丞、巡檢、典史爲佐貳官。(四)避音鄰，謹選也。(五)督撫，謂總督巡撫。(六)苞苴，音包蛆。說苑：「苞苴行耶？」指餽贈之物，即賄賂也。委札，猶言委任狀。

## 致周笠西

理財之道，仍以得人爲先。以閣下心術正大，又慨念時艱，沙市之釐，(一)特以奉勞，擇人先品，剔

弊以漸。其地方利弊所在，隨時條列，以備講求。士紳之才品兼優，可備楚國之寶者，尤須敬慎以訪求之。得一正士，可抵十萬金。天下事固患貧且弱，楚禍尤甚，而所以貧弱之故，則正氣不伸，而僞士得志也。求才是先務，理財亦須先求才也。鑄臣、樹人、菊人三君子，均經理營務，薦賢以救楚，兄之功也。

武漢終可力復，年前血戰攻堅，傷我水陸千七百人，而士怨未伸。蓋攻之之難，與戰大異，而我師亦可謂出力矣。

(一)沙市。在湖北江陵縣城南。釐抽收釐金之所也。清季之稅法，水陸要隘，分布卡局，以抽行商貨物之稅，大抵照物值抽若干釐。故曰釐捐，亦稱釐金，其處所謂之釐卡。

## 致李希芬

昔漢光武於伯兄齊武王之慘死，(一)枕邊時有涕泣，而平時言笑如常，兼以其時密勦大業，另樹鴻基。蓋英雄作事，以大志爲尙，不可作兒女子涕泣自效。且天下之賊多，而亂亦日甚，涕泣悲傷，可以止亂耶？可以有補耶？徒爲庸人亂人所恥笑，不如不生此世。林翼何嘗不引此爲深痛，況我兄之至



性至情百倍林翼者哉？然而必爲此言者，願公之思其大而顧其遠耳。

闔廬在姑蘇，(二)此積弱之國也。其欲強國也，見怒蛙而式之，(三)以蛙有怒氣，故致敬禮，所以教國人戰也。軍中取材，專尙樸勇，尙須從有氣概中講求。特恐講求不真，則浮氣客氣夾雜其中，非真氣耳。又行軍之道，智略居首，勇力次之。保國之道，全軍爲上，審時，審勢，審機爲上，得土地次之。吳王夫差庸妄失國人也。然其復父仇也，則使人呼曰：「夫差！爾忘勾踐之殺爾父乎？」如此經年，而仇竟復。特信用宰嚭，(四)寵縱西施不能善其終耳。擬近年以此呼三軍之士，有願爲復仇報恩之人者，敬之禮之，愈蓄愈獲，愈養愈深，特不可輕試耳。

(一)齊武王名績，字伯升，光武之長兄，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爲更始所殺。(二)闔閭，吳太伯之後，爲越王句踐所敗，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亡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姑蘇，在今吳縣西。(三)吳越春秋：「越王悉國中士卒復伐吳，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卽爲之軼。士卒問曰：「君何爲數鼃而爲之軼？」句踐曰：鼃「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軼。」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式同軼在車中起立致敬禮也。此云闔閭事，係胡公誤記。(四)宰嚭，太宰嚭也。詳史記吳太伯世家。

## 復棗陽縣賀月樵(二)

接奉惠函，具見視事以來，於地方風土民情，悉心諮訪，甚慰鄙懷。惟求治之意，似有不爲火烈而爲水懦者，不知世變風移，近來人心，日趨於僞，優容實以釀患，姑息非以明恩。昔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一)所以萑苻之間，(二)羣盜蜂起，迨其取而盡殺之，而所害爲已多矣。

居今日而圖治，必以痛掃書差積弊爲先著，除莠安良爲中權至計，而非用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迨至息游惰而勸農桑，興保甲而敦戚睦，害馬旣去，伏兔不驚，(四)則法立知恩，而良吏之後效也。大抵吾儒任事，祇盡吾義分之所能爲，以求衷諸情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勞任怨，無所容其瞻顧之思，固圉庇民，(五)胥於是乎在也。

(一)棗陽縣名，屬湖北。(二)子太叔事詳左傳。(三)萑苻草名，卽萑蒲。左傳：「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葭葦叢密之澤，恆爲盜藪。萑音桓。(四)厖模翻切，音尃，犬也。毛詩：「毋使厖也吠。」(五)圉音語，邊境也。

## 與余會亭

足下所請彭心友留營，已另案批准，并破格優給鹽糧，由糧臺動支矣。(一)我志在於力矯湖北積弱之習，特開風氣，另批之行唐丞者，可查閱，即知我心之拳拳矣。

足下久於蘄黃，(二)蘄黃之士，有廉勇明白，曉暢兵略，武可殺賊，文能和衆者乎？足下生長襄陽，(三)襄陽之士，有忠員爲心，勇敢爲志者乎？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舉貢生監白丁，(四)皆可不拘資格。足下能訪舉數人，稟請調看乎？又阿參將一營大小員弁千人，豈無三五可造之才耶？幸隨地隨時，因才訪察，明以告我。

(一)糧臺，軍行時調發軍中糧餉之機關，猶今之軍需處也。(二)蘄，蘄州，今湖北蘄春縣。黃，黃州府，今湖北黃岡縣。(三)襄陽，今湖北襄陽縣。(四)舉，舉人，貢，貢生，生，生員，監，國子監生，白丁，不曾考試得資格者。

## 曾紀澤

國藩子，字劼剛，襲封一等毅勇侯。同治間，歷使英法俄諸國，與俄人力爭，毀崇厚已訂之約，交還伊犁及烏宗島山、帖克。新川諸要隘，有功於新職甚大。官至戶部左侍郎，卒諡惠敏，有曾惠敏公集。事詳清史稿。

##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捧讀另箋，詢及洋務之要端，謂「必知彼之所長，我之所短，然後辦理不至孟浪。」至哉言乎！茲三語者，即是普天下辦洋務之圭臬南鍼，（一）再貢千言萬句，亦不能出此範圍矣。

承藉餘蔭，（二）渥被皇仁，初登仕版，（三）卽越數萬里而遠使敵廷，自問備員而已，實不得謂之通知洋務。上年改訂俄約，收地未全，內疚方深，都門士大夫以爲稍能補苴前約之綻漏，（四）不復苛責。來書引以爲弟功，過垂獎借，讀之益增媿耳！又遽許弟爲識途之馬而下問焉，（五）愈覺皇然無以爲對。去歲答王祭酒二函，（六）管蠡之見，（七）頗書一二，錄稿奉上，不審有當尊意否？

西洋諸國，越海無量由旬，以與吾華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國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爲禽獸，皆非也。以勢較之，如中國已能自強，則可似漢唐之馭匈奴、西域、吐蕃、回紇，（八）若尙未能自強，則直如春秋戰國之晉、楚、齊、秦，鼎峙而相角，度長而挈大耳。彼諸邦者，咸自命爲禮義教化之國，平心而論，亦誠與島夷、社番、苗、獠、獯、獯、獯，（九）情勢判然。又安可因其禮義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陳言以鄙之耶？（一〇）禮義教化，雖有不同，然事之不在情理中者，則雖僻在萬里外之國，亦不能徑行而無滯。弟愚以爲辦洋務，并非別有奧窔。（一一）遇事仍宜以吾華之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爲威力所誦，（一二）理有不足，則見機退讓，不自恃中華上國，而欺陵遠人，可許者開口卽許，不可許者終始不移，庶交涉之際，稍有把握。夫彼此風俗既異，刑律亦殊，兩國官紳辯論情理，誠未必纖悉必合，然在位者，若肯細詢彼風俗刑律，所以致異之源，亦不難詳論婉商，折衷一是也。

各省難辦之案，常因民教不和，（一三）若能撇去邀譽於紳民，陽遵條約，暗拒教士之成見，專論其事之有理無理，不問其人之是教非教，則棘手之事，亦當漸少。惟西人之赴華者，較少安分守禮之徒，工商教士之嗜利者，無足論已。卽洋官亦往往昌言於衆曰：「處東方之人，不厭譎僞，去詐用誠，難

以成事，「編爲口訣，轉相授受。此必有前人已行之陳迹，足以召侮而來訕者，思之喟然！

初出洋時，寫日記寄譯署，不知滬人何由得稿，公然印刷奉一冊以供一笑。使俄之役，有問答節略，已陳之芻狗，（一四）不足復觀。倘我公亦欲閱之，下次當承命奉上。

（一）圭測日影所用也，臬標準也，故人之尺爲標準者，亦稱圭臬。南鍼指南針也。（二）餘蔭謂其父國藩之遺業也。（三）仕版官吏之冊籍也。（四）補直猶彌縫也。（五）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六）王祭酒長沙王先謙，官國子祭酒。（七）管蠡之見，言所見小也。漢書：「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八）匈奴西域爲漢邊患，吐蕃回紇爲唐邊患。（九）島夷謂海洋諸島之夷族，社番謂臺灣山中之生番，苗獠獠皆中國西南部未開化之民族。（一〇）論語朱熹注：「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一一）奧窾猶言祕密。荀子注：「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窾，言不出堂室之內也。」（一二）誦通屈。（一三）教謂入天主教之人。（一四）芻狗結草爲之，供祭時之用，祭終則棄之。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敬再啓者：法越之事，（一）雖強鄰蓄意已久，然實由吾華示弱太甚，醞釀而成。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機，我誠危矣，彼亦未嘗不危。若我能堅持不讓之心，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此彼之所甚畏也。越國鄙遠，以爭地於數萬里之外，謂之不危得乎？十餘年前麥西哥之役，即彼國前車之鑒也。今彼所冀倖者，謂我器械不備，訓練不精，必無再接再厲之力，故欲輕於一試，將以戰艦十餘艘，土客兵萬餘人，遂霸東方。我若爲彼所懼，遽如其願，豈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讓即了也，各國之垂涎於他處者，勢將接踵而起，何以禦之內亂如法，孤立如法，且不能制，況英俄諸強國乎？此次不振，則吾華永無自強之日，思之憤歎！

（一）越，謂安南也。自秦漢至唐，皆入中國版圖，宋以後爲藩國，明時嘗改爲行省，後仍爲藩屬。至清光緒十二年，爲法蘭西所併。

## 代李伯相答彭孝廉（二）

頃接惠函，就諗文祺休暢，榮問日新爲頌！

煙臺一役，議結滇案，暫以釋外憾而戢戎心。然此事錯誤在前，鄙人勉強了結，殊未慊心。(一)過蒙揄獎，祇增慙慙！

來書援引古今，推究形勢，謂「中國之洪荒，以聖人制度文物闢之，外國之洪荒，以火輪舟車機器電報之類闢之。」崇論宏議，於中外大局，洞若觀火，足破拘墟之見。(二)嘗謂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彌綸於不敝者，道與器二者而已。(四)開闢之初，生民渾噩，(五)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即不能無所爭鬪。聖人者起，於是有耨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六)其風氣所趨，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數千年來，土宇日闢，智巧日生，吳楚秦越，昔之所稱戎蠻者，今皆為中原腹地，匈奴突厥，(七)昔之常作邊患者，今即是蒙古外藩，而天復使泰西諸國，研精器以通我中華。於是有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銅鐵之槍礮。蓋中國所尚者道為重，而西人所精者器為多。然道之中未嘗無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設令炎帝軒轅復生乎今世，其不能不從事於舟車槍礮機器者，亦自然之勢也。今之議者，動引古聖，啜糟粕而去精華，務空談而忘實踐，失之彌遠。欲求馭外之術，惟有力圖自治，修明前聖制度，不使有名無實，而於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斯



乃道器兼備，不難合四海爲一家。蓋中國人民之衆，物產之豐，才力聰明禮義綱常之盛，甲於地球諸國。既爲天地精靈所聚，則諸國之絡繹而來合者，亦理之固然。來書謂：「世界日開。其機自外國動之。其局當自中土結之。」實爲遠識至論！其效卽不在今日，亦當見諸千百年後也。因執事留心世務，故略書一二。

(一) 李伯相李鴻章也。鴻章字少荃，合肥人。道光進士，爲人英斷，具世界知識。累官文華殿大學士，封肅毅伯，卒謚文忠。  
(二) 慷慨如怯，滿足也。  
(三) 拘墟，喻所見不廣也。莊子：「井蟲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注：「拘於井中之空也。」釋文：「虛本亦作墟。」  
(四) 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五) 渾噩，淳樸之意。法言：「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  
(六) 弧，音胡，木弓也。矢，箭也。周易：「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七) 突厥，本平涼雜胡，後魏太祖滅沮渠氏，有阿史那者，以五百家奔茹茹，居於金山，金山狀似兜牟，彼土方言謂兜牟曰突厥，因以名其部。隋唐之際，奄有漠北，其地東西萬里。

## 答友人

辱惠書，知吾兄近攻輿地之學，欲考證塞外形勢山川，地名沿革，勒爲一書，以蘄達之於用，甚盛。甚盛。國朝諸老爲此學者，如嘉定錢大昕、辛楣、錢塘、龔自珍、拱祚、平定張穆、石舟邵陽、魏源、默深、光澤

何秋濤願船，皆各有纂述。邇者李員外鳳苞，方典簿愷，奉曾文正公命，方著地球圖說。彼二子者，皆以絕人之資，覃精竭能，博稽古籍，(一)復參以今所聞見，他日成書，必斐然可觀。足下志力勤敏，或可與二子驂靳爭先。(二)幸努力爲之，毋怠！

承詢近日洋務，雲南一案，漸有端倪。(三)英國公使威妥瑪在京師，斷斷相爭，百方恫喝。(四)固已變詐多端矣。然以中外全力勉與枝梧，猶可以藏厥事。(五)不佞所鯁鯁過慮者，(六)滇事雖藏，而四方之釁正未艾也。方今俄人西踞伊犁，(七)東割黑龍江以北，包絡外盟蒙古興安嶺，(八)綿亘二萬里，周匝三垂，蓄銳觀釁。法人蠶食越南，(九)取其東京，以爲外府，撤我滇粵之藩籬。英人由印度規緬甸，盡削其濱海膏腴地，以闕我雲南西鄙。日本雖自臺灣旋師，而睨隙思逞，今又有事朝鮮矣。朝鮮固中國之外蔽也。夫以我疆圉如是之廣，而四面與寇鄰，譬諸厝火積薪，凜然不可終日。烏虜中國不圖自強，何以善其後？

夫今日中國之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也，人才非資格不能進也。士大夫方敝敝焉爲無益之學，以耗其日力，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一聞非常之議，則羣賊以爲狂，(一〇)拘讐粉飾，靡有所屈。(一一)

而彼諸國則法簡令嚴，其決機趨事，如鷲鳥之發。如是而外國日強，中國日弱，非偶然也，皆其所自爲也。今雖賢王勛臣，內外夾輔，僅能補苴撐持，（一二）一二十年後，吾輩恐未得高枕而臥也！

來書又謂：「今之自強，不過摹仿他人之強，與自字義相反，」允矣！然使因惡他人之強，而遂不願自強，此又因噎廢食（一三）諱疾忌醫之見也。今有數人並駕於通衢，一人行百里未息，一人望塵追逐，僅至乎中道，一人甚他之我先，（一四）不屑碌碌隨人後，終不離故處一步。夫其僅至乎中道者，誠宜以不能爭先爲恥，然猶愈於跬步未移，而自以爲高者也。開關之初，人與萬物偕生，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卽不能無爭鬪。聖人者出，於是有耨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迄於今造化之機日洩，而泰西諸國之人，研之愈精。於是有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銅鐵之槍礮。時勢之相推移，雖聖人莫之能違。夫今之不能不用機器輪船槍礮，猶神農氏之不能不制耨耨，黃帝氏之不能不作舟楫弧矢也。謂神農黃帝於耨耨舟楫弧矢之外，無治天下之要道則不可，必謂併耨耨舟楫弧矢而廢之，則惑矣。

嘗謂中國人民物產風俗，甲於地球諸國，若能發憤自強，原可操鞭笞八荒之具。（一五）弊在不

能刪成例以修改，破資格以求才，士大夫不肯捐除故見，務爲有用之學，其聰明才傑之士，又往往諱言洋務，僅使一二當事者，區區於輪船槍礮慕效西人。此猶見人之行百里，而勞神憊形以隨之，不能具輕車，購駿馬，以騁長途，而遐矚千里也。大抵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自堯舜至今，世益遠，變益甚。吾輩讀書致用，不可復爲一切成說所拘，如能會通其理，則幾矣。

足下開敏善悟，嚮不錮於俗學者，（一六）故略抒所懷以相質證。如有所見，幸以教我。冬寒，惟珍衛，不宣。

（一）覃精，猶言深思稽考也。（二）駘，斬喻先後相隨屬也。左傳：「吾從子，如駘之斬。」注：「斬，車中馬也，言己之相從，如駘馬之隨斬也。」（三）端倪，猶言頭緒。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成玄英疏：「端緒也，倪，畔也。」（四）斷斷，爭辯貌，音銀。恫，喝音洞，易，恐嚇也。（五）枝梧，抵拒也。戴恥演切，備也。今謂事已竣曰蔽事。（六）鰥鰥，憂懼貌，音顛。不佞，自稱之辭。謙言不才也。左傳：「寡人不佞。」（七）清季，置伊犁府，屬新疆省。光緒間，會爲俄所侵佔，曾紀澤使俄力爭，始克收回。（八）興安嶺，滿洲語曰金阿林。在黑龍江南者，曰內興安嶺，陰山東迤之脈也。在黑龍江北者，曰外興安嶺，阿爾泰山東迤之脈也。（九）越南，即安南。（一〇）賊與駭同。（一一）拘繫束縛之意。擊閭，員切。屈，音戒，至也。到也。（一二）搆，音支，支撐也。（一三）噎，一結切，音咽，食塞咽喉也。淮南子：「有因噎死，而禁天下之食，則悻矣。」（一四）蒸，音忌，毒害也。（一五）八荒，八方之荒遠處也。（一六）錮，音願，蔽塞之意。

## 薛福成

稿。

字叔耘，江蘇無錫人。以副貢參會國藩，李鴻章幕府，旋出使英法義比諸國，歸擢右副都御史，卒。有庸齋文集。事詳清史。

### 答友人論禁洋烟書（一）

福成白：辱惠書，以謂「洋煙至今日，勢所難禁，且既成風俗，亦自不必禁。」斯言也，僕甚訝之。近有人傳足下亦染此者，僕以足下績學砥行，（一）平日持議，與此相反，堅不之信。姑就來書之旨，一抒狂瞽之論，幸垂諒焉！

大抵世風日降，而人之嗜好日多。古未聞煙可吸也，卽旱煙一物，至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二）乃閱百餘年而有水煙矣，未幾而洋煙入中國矣，又未幾而中國膏腴之地，徧種罌粟矣，有南土、西土、廣土之名矣。曩者一二巨公，怒然憂世道之變，（四）欲厲其禁而大爲之防，未獲

伸其志，而顛沛以去。遂使世俗之論，謂洋煙終不可禁，當路諸君子，苟求無事而止。不知此事不禁，則養癰蓄蠱，（五）生事之端，將有不勝言者。禁之而得其術，則轉移甚捷，實未嘗有一事。近世不惟決其防，又從而揚其波，以致洋藥之局，徧布城市，民之寶之，逾於穀帛，而其害將與宇宙相終始。

且自古蠱民生，敗風俗之事，曰飲，曰博，曰妓，此三者，朝悔而夕改之耳。惟洋煙之癮，能改者百無一二。其性又足耗精血，損志氣，使君子不能勞心，使小人不能勞力，形神委頓，玩愒歲月。（六）其下流無藉之貧民，因耗費不貲，往往寡廉鮮恥。以求足其欲。加以煙燄薰灼，日夜銷鑠此身，則其身體因之以壞。五十年來，洋人布此鴆毒於中國，（七）殺人之身，復殺人之心，其害過於洪水猛獸遠甚。

今天下之日趨於洋煙者，如水之源，源東向而無窮期也。此其故由於上之不之禁，上之不之禁，則民不以爲詬病，而轉視爲適俗怡情之具，不及百年，勢將胥天下而入之矣。然而持不禁之說者，且以爲海內之廣，勢不能人人而禁之，禁之不絕，適以擾民，不如毋禁。噫！此所謂慮趾之顛，而不敢縱步焉者也。夫國家立一法，豈必遽效於旦夕間哉？盜賊之必誅也，殺人之必死也，此千古治天下之常法也。然非堯舜之世，則不能使天下無盜賊，無殺人之人。夫自古治天下者，不因之而廢其治盜賊與殺人之

法也。而盜賊與殺人之人，卒以此而不比肩接跡於天下，然則洋煙之熄，亦在上之行其法耳。

今計天下之財，耗於洋煙者，每歲不下數千萬。以數千萬之銀，易無限之灰燼，此如漏卮之不可塞也。然塞之之功，不必先與洋人校，而當自中國始。邇年以來，煙之來自外洋者半，其出於中國者亦半。僕謂在上者宜飭州縣，嚴禁民不得種罌粟，違者責里長拔之，仍罰其田主與里長畝米各若干石。里長舉發而先拔者，即以罰田主之米畀之。如是則民已難牟厚利，而轉有所失。而治其源者，尤在絕人之嗜，嗜之無人，彼之煙自無所售，而種者益寡，即來者亦寡矣。

且今之人嗜洋煙者，非其本性，弊在不相詬病，而視爲適俗怡情之具也。是當厲之以恥，而止之以漸。夫民之耳目所慕效，大率在榮富之區，與秀良之士，昔日洋煙之盛，風氣皆由此而開。爲今之計，宜由大吏舉屬官之嗜煙者，劾令致仕。每屆大計，（八）書之於考，以爲用舍。其各官幕友，各局紳董，及書吏等，犯者輒黜之。凡士子之應州縣試者，責廩生保之，（九）始許投考。諸生之應科舉者，令各學官察犯者停考。（一〇）閭里中有嗜煙不戒者，里長籍其名於官，以不清白論。其尤無賴者，執之徇於市。（一一）凡此皆所以示民恥辱之端也。苟非甚不肖者，孰不速改？夫法必煩苛急迫，以駭民耳目，勿禁

可也。今所行至約，而處之甚寬，使民自漸磨洗濯而去其習，其效非可擬契致者哉？（一二）蓋今日洋煙之熾，在上之不禁耳，上之不禁，由下持不禁之議者多耳！僕不敏，不敢隨聲附和。足下儻有以教之，幸甚！

（一）洋烟，即鴉片烟。道光中年，禁烟議起，侯官林文忠公以欽差大臣赴廣東查辦。後以洋艘入犯，朝議歸咎林公，因中以罪去之。書中所云一二巨公，即指林公也。（二）砥行，砥礪品行也。行去聲。（三）吳梅村，名偉業，大倉人，著有梅村家藏稿及綏寇紀略等書。（四）愆，音弱，憂思也。（五）馮衍文：「養癰長疽，自坐禍殃。」蓋謂患難疽者，宜早割治，畏痛不治，終爲大患也。（六）玩愒，食也，言貪玩歲月，而放廢職務也。（七）鳩稚蔭切，沈去聲，毒鳥也。昔人用鳩毛爲毒酒，飲之立死。（八）大計，考績也。周禮：三歲則大計羣吏而誅賞之。（九）科舉時代，生員給廩祿者稱廩膳生員，簡稱廩生。（一〇）清代縣置學官，稱教諭，及訓導。（一一）銜，敍韻切，示殉，遊行示衆也。（一二）振，力蓄切，拗也。契，音洩，振，契，拗轉之意。



